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温瑞安短篇小说集

(二)



空手道

作者：温瑞安(今之侠者之系列)

(一) 差一点就要发生的格闹

“空手道自由搏击的时候，不准说对不起！”一个棕带三级的学员闪电般的击中另一个棕带四级的脸部，那四级学员猝不及防的捂脸蹲下身去，三级学员慌了手脚，李中生猛地雷公般吆喝了起来。那三级学员被唬得不敢再扶，依照规矩，转身屈坐，运气调息。李中生俯过去扳开那四级学员的手，发现他的鼻子像捣烂的柿子，鲜血脸、手一摊摊的淌，李中生嘀咕道：

“妈的，下手太重！”

两个白带的学员把那位四级学员扶了进去。李中生吆道：“打架时要眼明手快，对方逼近来的时候不要慌，不慌便能反击，慌便非捱拳头不可！看哪，这就是榜样。”

今天“老教练”们都没有来。郭静在墙角倚着，像平常一样没有作声。老二皱着浓眉，显得非常暴躁。李中生照常教着武功，现在是自由搏击的时间。每次轮到李中生指导自由搏击的时候，学员都惧怕得噤若寒蝉。李中生无疑是个天生的刺客——他出招狠毒，不留余地，能打胸腹绝不打臂膀，能打鼻眼绝不打胸腹，学员搏击时不卖力，他甚至会跳进场内示范搏击，他这一进场，对手无不披血折骨的退下来的。

我自幼跟随父亲学过罗汉拳，后来跟哥哥学铁线拳，自己又苦练北派短打、弹腿拳，兼修杨家拳和少林虎鹤双形，一九七三年起才在侨居地加入了神道自然流空手道。一直断断续续，练到现在还是棕带一级。虽然还差一次升段检定考试就可以考获黑带，可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么多位“老教练”，以及李中生狠辣的拳脚。况且以我的体格，要通过击破技术这一关——两块红砖以及六片厚瓦——是不太可能的。

老二的“本钱”比我好多了。他扛锄扛惯了，熊背虎腰，铜筋铁骨；在他看来，白天是锻练体力，晚上捱揍。老二脾气火爆，很喜欢中国功夫，也练过一两套中国拳，打起来一身都是汗水，他仿佛很满意这些汗水，因为这样才证实他下着苦功。他每天劈腿时，不但内十字能张得全开，连外十字也能臀部着地，打坐时叫人站上去用力踩，看他痛得脸部所有的肌肉都皱在一起，仿佛像皮圈交错打了结，但他还是在牙缝里出声叫人继续用力踏。

也因为他能捱得起这些苦，而且专心修习空手道，他的成就比我们都高。我们五个自海外来台的，以他最先取得黑带。一个来台后便弃武习文了。这是个忙碌的社会，忙搭车、忙上课、忙约会、忙期考，他不想也忙捱人打。一个练到棕带，便无法忍受这种锻练而退出了。本来殷胜和我以及老二都同时取得棕带一级的，后来殷胜和老二去考黑带：我永远忘不掉那天晚上，老二狂吼，溅血，力战，一场一场的应接下来，终于碎砖裂瓦，通过了鬼门关。

殷胜却在过了四关后，被总教练唐秋山的五指贯手指中脸门，侧进再加一记擒拿，肘部猛向下一记敲压——平时一肘可碎十二块洋瓦——殷胜的手便废了。那晚他倒在杨榻米上，缓慢、痛苦、无声地倒了下来，像一个慢

动作的镜头，无限期的延长他的苦楚……从此他便没有出现在武场上。我的黑带初段也一直迟迟未考。老二考获了黑带补，半年来风雨不改，照样苦练，终于取得了黑带初段。除了那班“老教练”外，李中生和郭静是第一批训练出来的二段，老二则是第二批的唯一个黑带初段。我呢？一直仍是棕带一级。

那边李中生的吆喝之声不断地传来，两个水红带的学员正在交手。看他们一进一退战战兢兢的样子，便知道他们对搏击的技巧并不纯熟，经验亦不足。自然流空手道的带段是由白带到黄带，黄进橙进水红，水红再深下去，便是棕带了。棕带分四级，级数越少，辈份越高，到了一级，便可以考黑带。黑带每两年方可考一次，一次考不到，又要等两年。黑带到了五段以上，才佩红白二色的带。到了八段以上，便是纯红。空手道最高的是十段，这十段全世界没几个，在每一派系来说，可算是掌门或长老之类。

水红带的学员练功不到一年，一年的时间，基本动作也许已经练得不错了，但要谈到搏击，经验还是不够，互击的时候多，得分的时候少。但这两个水红带的已经算不错了。

老二皱皱眉，低声道：“叫水红带的学员打得那么狠，万一出了事，不是害了道馆的名声。”

“李教练的脾气你知道。”我摇摇头说：“他是不容得人劝的。”

老二嘀咕一声：“妈的！”我笑着说：“晚上要升级检定考试，李中生自然会急了一些！”

老二低吼了一声：“这些人都打伤了，晚上又考个鸟！”

我吃了一惊，瞥见李中生侧头望过这边来，忙低声道：“你吼什么吼，郭静都没出声，你叫什么！”

老二以拳支地，道：“妈的，以辈份来论，只有他可以制住李中生，偏偏郭哑子就是郭哑子！”

我怕老二的脾气会出事，李中生又是一个容易记仇的人，忙拍拍他肩膀说：“今晚他们练得好，我们也松下一口气，练得不好，他们是瞎子打沙包，乱打乱捱！来，到我家喝酒去，管他鸡跳鸭睡觉。”

我们起身进更衣室，没料到一个“老教练”躲在浴室里脱个精光，不知在干什么。浴室门未关，他没想到这时候会有人进来。我们一愣。他涨红了脖子，怒吼一声。我忙鞠躬说：“对不起，对不起！”

他“砰”地关上了门。

我向老二伸了一下舌头。老二在地上啐了一口痰：

“哼！这种『老教练』派头，在这儿干这玩意儿，也未免太狗！”

我没搭腔。那“老教练”怒气冲冲的走出来，揪住我就掴了一记。我至少有十八种方法可以把他揪住我衣襟的手折断，但我没有那么做；稍一迟疑，他又一巴掌打过来，半途被一只冷、静、有力、如铁铸般的手，五指如钩，扣住。

那“老教练”一怔，老二冷冷地道：“你最好别打！”那“老教练”又涨红了脖子，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我打他，干你屁事！”

老二冷笑，没有作声，右手却缓缓慢慢地收了回去。他收手的时候，全身上下都没有一处破绽，手收回到胸前时，更加无瑕可袭。与人对敌，两只手或一只手离身子太远是不智的，至少腋窝的“攒心穴”就是致命伤。从那儿用“凤眼”或“鹤凿”打进去，直攻心房，必定休克。

老二这一收手，那“老教练”当然知道他要干什么了。就在这时，猛

听一声吆喝，李中生走了进来，双手打在他的绣金边二段黑带上，斜着眼睛看着两人，阴冷的说：

“晚上要考升级，大家都要打点打点，日本总会副会长冈田荣一要来，他儿子冈田久米也是高手，那时总教练怪起来，我可不想说是打这一场架引起的。”

老二回瞪了一眼，一字一句地道：“他不打人，我不打他！”

那“老教练”龇牙露齿道：“你给我小心点！”老二回身道：“怎么样！”李中生猛喝道：“要打出去场上，按照规矩打！”猛听一声如焦雷般的暴喝：“不准打！”喝声来自门口，却震得四面回响，彷彿从四面八方击汤过来。

我们回头一看，是郭静。

李中生耸耸肩。我搭住老二的肩膀，扯了他出去。李中生擦擦鼻子，也跟了出来。那“老教练”骂了几句，就再也没作响。

走到场上，原来人已散了，学员有些已回家，有些三三两两在歇息。老二悄声说：

“我们请郭哑巴吃酒。”

没料到还是给旁的李中生听见了，声音像削了皮的梨，怪得很省：

“怎么？没我的份啊？”

他从来很少与我们在一起，郭静倒常在一起，但很少说话。他的为人我们不大了解，只知道他武功很高，不爱说话。我们聊天时，他总是把手反反覆覆的往地上敲，他的手光滑匀韧，像一柄菜刀。

（二）煮酒论武林

“老教练”们其实不一定很老。总教练唐秋山就只不过三十来岁，可是他的武功很高。

平常我跟普通学员格斗时，出脚踢中，再收回来，放回原地，对方还未及伸手招架。如果是没练过武的人，我有信心叫他不知道中的是左脚还是右脚。但是我跟唐秋山平常约定对练的时候，我一脚踢去，他一定捞得到。如果用双手兜住尚可，偏偏他是用一只左手，其实不是捞住，而是用姆指箝住我的脚胫骨，就像铁钳子一般，这才叫人受不了。他的武功很高。自由搏击时有多高，我们没见过...以前日本人教时候，据说是他打得最好。但是最近他练壁虎功时摔了跤，从天花板跌落水泥地，腰背弄伤了，也较少格闹了。

其他的“老教练”们比较上了年纪（比起我们这些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来说）。他们是日据时代练起来的，有些是当时日本人来台湾开馆时学的，他们学的原因我不知道，但知道有些因在日本分公司服务，非学不可；有些是日本要在台湾发展他们的武术精神时半被迫招募进来的。他们练习的时候、远比我们现在苦，站一个猫足立姿（后腿屈前腿稍微着地，前虚后实，一旦攻击时，虚者为实，实者为虚，而且弹跳攻击，十分捷便，宛若猫扑鼠前的姿态。日本刚柔流空手道十段老拳师山口刚玄，以此得绰号“猫儿”。）足足站半个钟头，而且要低姿势，前踢一百下，左脚踢完，再踢右脚。左右脚踢完，再踢侧踢侧踢踢完，再踢转踢，稍有偷懒，木杖便劈在腿上，足令人痛倒于地。而日本武士道的精神会使教练把你从地上掀起来，一阵吆骂后，还得继续练下去。

“老教练”们便是这些日本武士的产物。他们的身体很奇怪，很早就衰老出手很狠，走起路来也有些民本人内八字脚的味道。因他们国语不好，而且多为苦工，所以没有继续升段，也没有拍电影，或其他机会，大部份人回

家忍受他们的关节风湿痛，少部份还继续在道馆里默默无闻的练下去。唐秋山是到日本学得二段，回来修完大学，再去日本考三段，有这些资历，自是声名大噪。他在此发扬空手道精神，前年又到日本考了四段（二段以上，必须到日本总道场考取），名誉五段，便当了这儿的总教练。

我们拎着鞋子，退后齐立，向道馆齐齐鞠躬之后，才离开道场，一路上哼呀唉呀的到了挂着“天字第一号牛肉面”的老店。事实上，我知道今天大家都很不愉快。李中生和郭静他们是一半由唐秋山指导出来的，一半是“老教练”们教的。李中生也是大学生，在思想形态上，这两派之间有很大的鸿沟。譬如看武打片的时候，“老教练”们不是冷笑揶揄，就是羡慕得眼睛发亮。这点在我们这一代来说，是不会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叫做“自信”，可是我知道我们的“自信”伤了“老教练”们的“自信”。

吞下一口温辣的酒，竹叶青的味道不像青竹倒像老竹，空肚子是有点承受不了。忽然想起南部有家诗社就叫做“竹叶青”，真是年轻人才想得出来的名字。气氛不太好，我看见趴煮面的老板娘正端坐在那瓦斯炉前面，脸向街心，那煮面的锅不断地冒出了白黏黏的水气。

老板娘的脸像被蜂螫过似的，显得眼珠子像凹进去的，一动也不动，端静坐着，她的唯一等待，便是等面煮软，捞起来加油添料，捧给客人吃。我不禁笑说：

“如果我练武，有她那么静心静气就好。”

老二扬扬眉：“她是谁？”

我知道他爱挑战的老脾气又来了，笑说：“老板娘。”

他“哦”了一声，放下了酒杯。

沉静很久的李中生忽然开了口。他跟着我们来，料想他必有一番话想说，果然没有赘久：

“二兄，在道馆中，你老兄的拳头最硬，兄弟是知道，但是你也该知道『老教练』们对你的印象不太好，万一遭到埋伏，双拳难敌四手，不可不防...”

老二坐起瞪了一眼：“这是干嘛！你意思是我的黑带一段不是他们二段的对手，打起来——”

李中生陪笑道：“二兄误会，不是这个意思。空手道这桩武技，不是带段高就可了事的。上次东南亚日东流大赛，不是让一个棕二的拿去了吗！五段都拼他不过哩。二兄的拳脚，当无问题，只是老是跟『老教练』们冲突，兄弟在道馆里，也有些难做。”

老二道：“好，我以后尽量不叫你难做便是。他们不来惹我，我便不惹他们！”

李中生嘿嘿笑道：“说句良心话，他们也没兴招惹二兄，只是以前在日本人那儿受的苦，现在把鸟气都出在这些刚学的小雏儿身上.....”

老二一拍桌子指向我：“他就不是小雏儿！”

听到“小雏儿”三个字，本想拍桌发作，不过还是息事宁人的好，我也知道李中生说的不是我。“也难怪，听说他们以前被打得很惨。有一位还肺出血，日本教练叫他练气功捱拳头，他硬顶了两下，日本人说他肌肉不够结实，所以再狠狠给了几下，回去后没几天就翘了辫子，他老婆哭天喊地的，明知她丈夫被人活生生打死，就是告官无门。官家会说：你的丈夫自己不闪不避，自己愿捱的。她又怎么说？难道请得动律师？”

李中生笑道：“对，对对，想想『老教练』们过去的日子也是蛮苦的。”

郭静坐着喝酒，不说一句话，嘴唇抿得紧紧的。

老二一仰首把杯里的酒吞掉，说：“要是国术也能够有这样的效率和威力，咱们干脆投到国术馆算了，也省得在这儿受闷气。”

“哎，哎，老二，这话可差了。”我说，“空手道本就是达摩祖师的武技，是一九一五年冲绳岛人官城长顺在中国习艺时学得的。他看见白鹤飞起时，屋顶上的瓦片，给它的翼拍碎了几块，官城长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白鹤这么柔软的翅膀，却能发挥这样大的力量，后来他悟出了一套武功，配合以呼吸为主的拳法，发现了刚柔互制的道理，创立了刚柔流空手道。据说他运气时，刀棍都伤他不了呢！”

老二点头说：“对。就算是名震国际的柔道，也是明朝陈元传去的，陈元是福建少林寺派系的人。”顿了一顿，又说：“跆拳道亦传自北少林。就算目下国际知名的泰国拳，他们侧的膝肘都十分利害，也不过是传自梁山泊中一百零八位好汉之一燕青的拳法！”

李中生忽然说：“泰国拳很可怕。据说香港国术团去了两次，败了两次。”老二反驳一句：“一九六六年六月自泽村忠起，空手道败在泰国拳的手下，不知凡几，怎只国术而已？”

我赶快打岔：“据我所知，香港习武人比国内较有出路，一是那儿抢劫事件很多……。”

所谓出路，我指的是他们大有动手之处。抢的也好，被抢的也好，自行防身需要，打家劫舍也需要。”老板娘把滚烫烫的牛肉面捧上来，还是那么专神，眼睛一眨也不眨的。

话说上了头，眼看牛肉面一来，怕被阻断，忙接着说下去：

“出路其二是武馆，因为世风的影响，加上武打片，他们自然要到武馆喊杀一番，练得好的开馆授徒，桃李天下。另外就是当打星去了。而在台湾，除了几家武馆，真谈不上什么出路。练得好辛苦，也没有用…也许政府真需要替他们安排安排，这也是复兴文化，传扬国粹啊！”

老二忽然又插嘴：“你说，台湾国术界的人胜不胜得过香港的？”

我呆了一呆：“你问这干什么？”

老二说：“香港的被泰拳打败，我们这儿该有人去打贏一场回来。”

“废话！”我说，“现在又不是刀光剑影的世界，有枪啊，砰，你就完蛋了。而且，香港那两次去打，打败了回来，香港武术界也轰动。其实，那批人是为钱而出赛，谈不上代表香港的国术界。反正上了场就有胜有败，有人打败了，心里已够惨了，无须太过苛责。这年头什么场合都是落井下石的多，雪中送炭的少。不过，武功未练到家，最好别什么代表出赛，免替中国人丢脸。”

讲到这里，我忽然想到，说：“你问得好没道理。什么台湾比香港的？这也不是全部啊。像我们好一些前辈高手留在大陆呢。侨居地也不乏高手啊。其他国家也有，要不要我列出几个？……”

老二拨了拨手，有点不耐烦。李中生笑说：“吃面吧！”大家津津有味的吃起面来。老二忽然又把话题捡了起来：

“你说，国术究竟能不能胜泰拳？”

我一时没话说。李中生说，“很难。”

老二放下了筷子，“为什么？”

郭静的嘴还是抿成一线，此时只是略扬扬眉，像仔细听我们的话，又

像一句也没听下去。

李中生也放下了筷子，“你想我们空手道，练到现在已近四年了，每天就只练那几下犀利的，譬如一记手刀、要练到姿态完全正确，而且练快，快到可以一掌削断三只酒瓶的颈子而没伤到手；又要练力，一掌斫下去，十二块瓦都要碎裂；更要练准，准到半空丢来一个圆西瓜，也可以在半空把它齐斩为二片，练到这样还不够，还要练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使用出来，在任何角度下，都可以用得得心应手。这样招式虽少，但却很实用，在搏斗的时候能制胜于人的不是花招，什么虎形鹤形、土形金形，而是一拳击出去，够快，够准，够力，敌人就倒。空手道花那么多时间苦练这数招武，而且花那未多的时间训练自由搏击，养成对打的经验与勇气，这是国术所没有的。而泰拳比空手道的训练更绝。一个泰国拳手要上擂台前，至少已经过三四百回血肉苦战。单看他们练，譬如用铅球及木槌扔和力打腹部，使腹部坚硬如铁。用酒瓶打脚胫——平常一位武术家的脚胫骨，也是要害，最怕被人伤到，空手道中的下段侧踢，就是专门踢这儿，可是泰拳师的脚胫骨，却像铁棍一样，反而是武器。他们的擂台倒地率是百分之九十，我们的国术连护具仍尚未划定呢！”

李中生顿了顿，咕噜咕噜的喝了半碗汤，只剩下牛肉面，泡在碗里。那瘦子老板走过，看了他一眼，又巍巍颤颤继续抹他的桌子，整个背部驼了起来，像一只躬背老猫。

“我不是说国术不好，而是我怀疑它的搏斗能力。像太极拳，拖呀拉的，漂亮是漂亮了，打起来这样慢，遇着西洋拳可糟了，他们每秒钟可打十一拳。当然我想太极拳高手就不会这样，可是如果栽培一个高手要那么久，岂不……”停了下，又说：“有一次我看某地的国术大赛，从头到尾，他们没有一拳一脚可以称得上门派的，总是扭打在一起，更糟的是压轴戏，一些国术名家出来表演，一位光头老拳师表演青龙偃月刀，有一招是人骷贴地蹲下，刀自右手反剪于背，滚交左手，嘿！谁料到就在这一交替溜了手，叮当壹声刀掉了地，老拳师涨得老脸通红，观众也不知叫好还是不叫好……。”

老二这一点倒是非常赞同李中生的。“我也是觉得国术太注重花巧了。什么十形四象，五花八门都有，可是一旦使用起来不够辣。各门各派之间，又常意见不和，我阴阳无极门的刚柔内劲才是正宗武技，你太极两仪掌算什么！而太极两仪的人也这样想。这样想来想去，疑来疑去，加上师傅怕徒弟造反，所以教时留了一手，千百年传下来，牛角也变成牛毛啦。

还有些徒弟，根本未敢与师父动过手，换句话说，就连师父的斤两也未秤过，这倒不如咱们空手道，或跆拳道，或唐手道，或合气道、柔道、南拳道等等，每隔一定时候有测验，有固定关要闯，力不足便破不了砖，武功不好便打不过师兄们，轻功不合格便飞不过七个人的身子踢断木板……所以国际联盟的总馆一条黑带颁发下来，系在腰间的人都有了信心。这一条黑带，也等于稳定了他们的血汗和功力。”老二的面已吃完，现在穷饮酒，我说：

“留点神，今晚还要升级考试呢。总教练和日本人都会来，不要醉了。”

“嘿，醉不了的。”老二说。“要是国术能联盟结合起来，这倒还有些希望。看哪，空手道、跆拳道、合气道、柔道都是我们中国传过去的，但他们现在雄踞天下，咱们呢？还好，前几年李小龙踢出了江山，加上中国热潮，洋人都知道，『功夫』这个名词了，真是起来做点事的时候呀！”

我也学过国术，觉得有必要为国术说几句话。我把面带汤一股脑儿喝

完，看见老板娘仍木讷地望着我们，心中有些好笑，她不懂我们在说些什么吧。”你的话我赞同。不过中国功夫渊远流长，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就结合得起来，况且各家各派练功施式都不同，成见都根深，能统一他们的人还没有出来……套句武侠小说的术语吧：江湖动乱，武林盟主还没有出来。”

几双眼睛望着我。我灌了几口酒，心实了一些。“拿年前的一桩事情来说吧。那时候李小龙尚未成名。他在三藩市被邀请参加一次电视的表演，被邀的都是当地的国术师，他们正如洋人心目中所想像的中国武师一般：穿劲装，携烟枪，或者戴瓜皮帽，或者剃光头，全身肌肉虬实。李小龙只穿一袭唐山装。因为他是场中最年轻的，而且授徒的方式又与众不同，当地的中国武师都不大看得起他。他坐在那儿，只顾跟熟悉的人谈话，也不招呼其他国术名家。电视拍摄录影时，翻筋斗的翻筋斗，弯铁条的弯铁条，李小龙则一直未上台演出。后来一位彪形大汉上台，袒胸露肌，扎稳马步，叫了几个人，都推不倒他。他瞥见李小龙一脸不屑的样子，于是叫他过来推。李小龙也没理睬，那人说：你没种也学人家开馆！于是李小龙慢慢的走过去，看着那大汉。那大汉再扎稳步子说：『推吧！』『碰』地一声，李小龙的掌变成了拳头，已击在他结实的胸膛上……。”

老二“喝”地一声，道：“不是推吗？怎可打人！”

我慢条斯理地接道：“是呀。那大汉捱了他一拳，直飞到幕布条后，爬也爬不起来。李小龙看着自己还留在两尺外的拳头，一字一句的说：『别人是打你，不是推你。』这时台下喧哗一片，堂上也有人向他抗议，李小龙却悻悻然独自走了。”

老二反覆沉吟道：“别人是打你，不是推你。”

李中生喝下了一杯酒，拍桌道：“好个『别人是打你，不是推你』。李小龙说得好，要是真跟别人干上了，这几十年的扎马，推是推不倒，但别人一掌一刀压过来可怎么办？”

老二道：“那些三藩市国术家怎么了？”我喝了一杯酒，摊摊手道：“怎么了？难道高兴得跳起来，拥着李小龙去喝茶？李小龙虽然死了，可是他的话还在……。”

李中生手里玩着酒杯，斜着眼看我：“这事你亲眼看见的？还是从别处听来？”

我哈哈大笑：“管他肥，就算是我杜撰吧，也没辱了你们的尊耳。”

李中生笑道：“我明白了，你是借刀杀人，自己的话却叫李小龙讲。”我也大笑出来。

也许是太大声了，老板娘瞪了这儿一眼。我们都有两三分醉意了，我意犹未尽：“就说现在的道馆升级制吧，怎样也严不过当年的少林木人巷。从那儿打出来，不是我们开开砖头可以相比的。不过如果现在政府不支持，谁又撑得开少林寺那末大的场面！我听台南詹兄说，他的师叔可以把丈二长鞭使得像枪般直，一收的时候，丈二长鞭全缠到腰间去了。一条绳索给他练到这样，软硬都到家了。又如一对老夫妇，点点头就飞过十余尺的围墙而不见。这可是亲眼见着的。试想，十余尺的墙哇。国术里练轻功的方法有很多种，较普通的有绑铁板，较高超的有赤足在石笋上走，最正宗的，是拿一个竹箩，箩里盛满了砂，人站在箩沿上走，箩不可倾下来……等到可以走得疾快时，砂渐渐减少，减少到无砂为止，而人可以在空竹箩上沾足飞行，这样就可以做到踏雪无痕了。”

“詹兄那时感叹很深。”我说：“他曾说过，练这么久功夫，在战时一不小心、『砰』一声，就了结你江湖三十年辛酸泪，这个时代功夫是干什么的！”

这时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都在喝着闷酒，没有说话。金澄澄的夕阳，已沉重地从西边沉下去，它的光芒反射在酒瓶上，折射得一蓬金芒，直刺在眼睛上，一时无法张开。

李中生看看夕阳，又看看表：“快六点了，今晚要早点到道馆。”

“我们这么辛苦的练是为什么？”老二忽然嘶声问，他紧握着拳头，我清楚地看见他拳骨上有一道针缝，那是他有一次一拳碎尺厚水块时留下的伤痕。

我怕这种气氛会影响今晚的考试，便试图努力的来压平这股凶焰！“我们习武者是挑一个担子，你说是传统的担子，是文化的担子，是武学的担子吧，都可以。也许有一天，我们学习了有威力的空手道、西洋拳、截拳道等，或许可以为国术做一点改良。”

李中生显得有些沉重。老二说：“那像我们几个大学生，既没有专心的在武技上，学武又有什么用？”

我忍不住又说了下去：“一般不习武的人也许平常对武打，武侠之类的东西嗤之以鼻，事实上在他们年轻的梦里，都想当来去无迹、所向无敌的大侠。只是他们后来渐渐成长，成为另外一类的人，不得不衣冠楚楚，他们除了悲伤抑或欣喜若狂时舞击几下，也只能在念辛弃疾诗词，读史记游侠时，让侠意豪情在心中飘那么一下。他们既无勇气弃文而习武，又苦无文武兼备的能力。然而咱们练了武、有抱负，但文不成武不就，只成了异类，哈哈，好笑啊好笑。”

他们都没有笑。只有我自己笑开了。我真怀疑我自己喝醉了酒。我止住笑声问：“你呢？李中生？你练来做什么？”

李中生“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地笑了起来。我不知道他还要“嘿”多少声，但外面的天真的快要黄了。他说：“我平生不守任何规则，只有在道馆中，我才守那么一点规律。”他的声音在暮色中听来很诡异，像黑暗里的一点金红烟蒂，亮而无光，燃着便要熄了。

我笑着打破气氛，学起了杯子，说：“为我们可怜的武术乾杯。”李中生一笑，学起了杯子，“喀勒”一声，与我的碰在一起。老二喝得差不多了，脖子都红了，他迟疑了一阵，终于还是举起了杯子，正要碰杯的时候，在一旁一直不发一言的郭静，忽然一拳碰击在桌子上，桌上瓶碗一起“突”地弹跳了起来，我们都唬了一跳，郭静一个字一个字道：

“武术绝不是这样子！”

这时碗筷陆续敲落在桌面上，碎声连连。我们都迷惑起来，什么时候得罪了他。忽然两个女学生仓惶的走进来，嘴唇都吓得发白，手还微微颤抖着。她们穿着绿草衣，黑裙子，一个咬着嘴唇，要哭又偏哭不出的样子，另一个俏生的脸都白了。她们两人撞碰着走了进来，一面回头一面向着店里叫：“有人，有人追我们。”

那老板放下了碗，缓缓站起了身子。那时后三个太保跌跌撞撞的踏进店里，有两个头发是卷的，有一个只怕十五岁不到，头发留得长长的，花衣服在肚脐打了一个结。他们一进来，一个年纪较大，唇上留两撇仁丹胡子的家伙，看见老板拦路，推了一把沉声道：“不关你的事。她们，我妹妹。”

那老板大概五十多岁，说话很慢，回过头去向那两个受惊的女学生道：

“是吗？”

女学生慌乱地摇头。“跟我们回去！”那留胡子的嚷道。一个最精壮的太保住老板身上就推。我们立时想到木栅区的陈绣明命案事件。我“虎”地站了起来，老二已闪出了桌子，像一头怒豹，快、猛、而无声。

可是惊变却骤然发生！

那壮汉一推之下，老鬃纹风不动，他红脸白须，宛若天神一般！

壮汉一怕，老板闪电般伸手，一只左手，抓住壮汉的右手，姆指压掌，四指扣腕，这一招是正宗的擒拿手。

那壮汉立时弯下身去，并像杀猪一般地叫了起来。

另一个十四、五岁的小伙子却“刷”地拔出了刀！

我脸色一变，正待出手，老板却肩一耸，右手已自肩上取下抹桌毛巾，“霍”地打了出去！

这真是可怕的速度！

第一下就卷住了刀子，抽回来的时候，刀已飞到半空！

第二下就抽击在小伙子的脸上，只听他那一声裂帛之响，我们以为这小伙子眼珠子大概废了。

这时刀才“噗”地刺入店上木梁里。

那留两撇须的立时抽出了扁钻，才上前一步，突然那老太婆打开热锅，把满是茧子的双手往热汤里一浸。

这一下，不但连那两撇须呆住了，连我们都怔住。

那老板娘“喝”地一声，双手一捞，热水就自手心倾泼而出，溅得那两撇须一身都是。

那两撇须立时就像火烧胡须一般地惨叫起来，一手抓住头皮，一手抓住背后，疯也似的窜出店子。

那小伙子也捂住眼睛，掉头就跑。

老板手一松，“伏”地一脚，把另一个壮汉踢飞出去！

我们目瞪口呆，眼看这老人一抬脚，把一个近两百磅的人踢得倒飞出去，心中也真不知是什么滋味。

这时才有几个人趋过来问个究竟。那女学生才“哗”地哭出声来。我们却有些惊魂初定，走过去想跟老板和老板娘攀个交情，可是他们对我们似不想理睬，只顾问那两位女学生：

“怎么了？吃亏了没有？吃亏了没有哇？”

李中生过来拍拍我肩膀，指了指腕表。我看表已是六时四十分了，外面夜色已临，路灯亮，像要共同矗立起来对抗这夜色侵临，我点点头，知道再不赶去道馆，只怕要来不及了。老二说：

“我们先回道馆，考完后再来。”

(三) 爆发了的格斗

在道场前匆匆鞠了躬，赶紧大步的走了进去，总教练唐秋山就叫住了我们：

“为什么迟到？日本总会副会长的儿子都到了，你们才来。”

他的后侧有两个已换上道袍的日本青年，正在谈话。一个较为趾高气扬，监督似的双眼溜来溜去，好像没把人看成活的似的。

“他们是日本关东大学的学生。另一位是三段，日本的三段啊。”唐秋山要介绍给我们认识，这时两个穿西装的中国人和一个穿和服的日本人走了进

来，唐秋山忙走过去招呼，李中生也走了过去，我想我反正是棕带级的，他们也不会瞧得上眼，所以就留在场内给考带的人打打气。老二咕嘟了几声，他不想过去。郭静不会说话，也留下来。夏天的天气好闷热，室内像烤箱似的。虽然这儿四面都很宽阔，但因运动不宜开风扇，人挤加上汗臭，空气就让人觉得恹恹然。“老教练”们大部份都来了，端坐在墙角。学员们都很紧张，我走过去安慰。那几个棕带的已司空见惯，倒是黄、橙、水红带的人很放不下心来。那几个日本人高傲睥睨的样子，使他们有献丑不如藏拙，临时退出之意。“他们来也没什么。他们在日本的训练，条件是够好，但未必有我们的苦学。你们考的时候，就当没看见人便好。”我说。

一个棕四级的学员耽心的说：“听说每次总教练来监考，自由搏击时，都得被人抬下去才算完场是吗？”

我拍拍他的肩膀，“如果你们一拳一脚打得准确，就不至于这样的。你的武功不错，会打得好的。”事实上我也有些忧虑，按照总教练的脾气，平常已不得了，何况这次来的是日本总馆的副会长。

那棕四的茫然说：“可是打豆时，彼此武功差不远，一拳一脚都要准确，那怎么打呢？”

这时另一个橙带学员来问我一些东西，我藉机走开了。他问的问题很难解答，他想知道我不考黑带的原因。

这种空气实在闷人。道场内的人有坐在那儿动着脚的，有站在那儿搓着手的，有靠在那儿双眼发直的，有在那儿来回走动的，这些学员心中似乎极为不安。想当初我又何尝没有这心境！想来真该好好的考它一次黑带了。不能再等三个月。年岁一下子过去，只怕连考带的勇气都烟消云散。

大家都等着考试，而唐秋山还陪着日本副会长聊天，正在大赞他儿子英挺。其他两个穿西装的，一个是自然流空手道的宿老，另一位我不知道。我们等得也不耐烦了。老二在临时补教两位水红带的“赛花（平安四段）拳套。郭静在指导今天那位棕带三级学员的转踢攻击。他好像永远也不必用口解说。他示意那些学员先踢一脚，然后他踢。他一个转踢，“霍”地一声，脚已放回原地，像没动过一般，敢情比声音还快，他的动作已完美地完成。然后他放缓动作，双手按腰，再踢出一脚，腰肌都在旋动。他再踢出一脚，腰部不旋动的，就没那么快，也没那末有劲。这就是说：踢脚时，要用腰力。那学员欢天喜地的向他鞠了个躬，他也满意地点点头。

我记得他也曾指导过我一些时候。他曾示范过，对付前踢好的人，不能正面向之，必须以侧身攻陷之。因为侧踢的腿势比前踢有威力，而且距离可以拉长，别人攻不到自己，自己却可攻倒别人。我记得李中生还教过我一些绝招：比方说，对付猫足立备战姿势很强的人，唯一的方式便是用后倚立（三七步，前腿稍屈，占三分力，后腿略屈，占七分力。）的姿势，猛攻使之无法抵受。

我也感染上这种紧张忙碌的气氛，心想，真该好好地考他一场黑带。我的战岗意识突地又充满了全身，每寸肌肉都想蹦跃起来。

唐总教练拍拍手掌。我松了口气，终于开始了。仪式过后，唐秋山总教练请那日本副会长来讲一番话。听他有一句没一句的日本话，不知道在讲些什么。想不到在这儿这样爽落的武术场合，也要听外国人训话。我们中国人考带，干吗听你日本人训话。后来想想也罢，人家说的我听不懂，看那些“老教练”们听得眉飞色舞，想必是传授武功的心诀，得益匪浅，我自己不

晓得而已。自己回头想想，今天火气这么大，不仅是气闷，还有那半瓶竹叶青作祟。回头看看老二，他的脖子仍是红透，敢情竹叶青的酒力仍未消散。

那日本总馆副会长讲完后，唐总教练第一个又笑又鞠躬又鼓掌，大家大部份都不会听他说什么，只好也鼓掌。唐总教练却兴高采烈的讲起话来：

“我们很荣幸的，以我们道馆的名义，募捐到一笔机票的钱，请到了国际日本神道自然流的耆老，也就是冲绳岛自然流总会副会长，冈田荣一先生，偕他的次公子冈田久米先生，以及其弟子佐佐木三段，来台湾监考我们这小小的分馆……。”他一面笑着，一面又拍起了手，害大家都要拍手。那冈田荣一白袍黑裙，一脸萧杀，冷傲的点点头。那两个年青人，都神情冷然，一动也不动。我们跪坐在地上，脚都有点酸了。我仔细看去，才知道另一个穿西装的，也是日本人，他会讲中国话，好像是负责翻译。我心中想：道馆穷得连买护具的钱都不够，不知所谓募捐到来飞机票的钱，是几个人？仅冈田荣一副会长，还是包括他次子？还有他次子的朋友？还有他的翻译官？

唐总教练又欢天喜地的说：“冈田荣一副会长这次带他的爱子来台，觉得台湾的人很热情，风景很漂亮……”我在电视机上看访问歌星的看多了，说来说去总是这一套，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翻译的。

“副会长说，他会物色这儿的一些习空手道的人才，带回日本去训练，再去参加全世界空手道锦标赛！”

我不禁怔住了一下，望了望老二，老二也望了望我。前面那排“老教练”们，真是欢声雷动，后面的新学员们，也笑逐颜开。我心中想：真他妈的，带到日本去训练，参加世界空手道大赛，那究竟是不是像印尼一样，打羽球就叫当地华侨去打，输了是华人的不好，赢了就是印尼的荣誉？

他们是我们这儿辛苦训练出来的人啊！

关他们什么事？

尽管我心中有点愤愤，但还希望早些考完试，这些人物早些见不到早些舒服。好不容易才等唐总教练翻译了话，大家拍完了手掌，考试便开始了。考试进行很顺利，李中生是指导员，他会一点日文。口令喊得很响，学员们的表现也很合乎意旨。李中生不禁和唐秋山总教练交换了愉快的眼色。那冈田荣一是否注意学员们的动作我不知道，只见他和他的儿子不时窃窃耳语，又哼哼哈哈的笑了起来。

分解动作考完后，便考拳套。那日本副会长一面看一面摇头，那两个年轻人逞自冷笑，一些学员心急起来，打到一半便慌了手脚，打不下去了。按照道理，拳套占百分之四十，拳套打不完，是没有分的，这样要及格升级是不可能的。尽管李中生很镇定的指导着，可是还是有很多学员沮丧的放弃了。我心中很冒火。唐总教练的脸色很不好看。

再下来是考自由搏击。白带、黄带的只是约定对练，橙带以上便要自由搏击了。橙带的六位学员搏击时，那日本副会长像说了些什么，唐总教练俯耳过去听，不住点头，但脸色忽然变坏，谁都看得出来。四位水红带学员中，开始两个打得很好。李中生是监考员，在场内跟来跟去，动作迅速，显得比打的人还紧张，一身都是汗水。后来两名水红带的、较为年少，有点胆怯，那副会长忽然叽哩咕噜像说了些什么，那飞扬拔扈的年轻人站了起来，唐总教练脸色一沉，硬生生的说：

“我们国际副会长冈田荣一先生说，我们的空手道自由搏击术还未到家，他的弟子佐佐木三段要示范一下给大家瞧瞧。”

李中生挥挥手，示意水红带的退下去。我心中很是恼怒，妈的，他们来考试，又不是来看你表演，干吗选这种场合来炫耀一手！这种民族的优越感，真叫人受不了。谁知唐总教练却叫住了李中生：

“不必叫他俩回去。”

“为什么？”

“佐佐木先生的意思是说：他要跟这两个...”唐总教练看看桌上的名单，用手指着念“——何永波、姜清晓对打。”

这一下，不单是我呆住，连李中生也一时作不得声。而且我以为这傲慢的日本人，是冈田会长的儿子，没料到是他儿子的朋友。单看他的派头，已够叫人受不了。那两个水红带学员露出了一脸不安的仓惶神色。唐总教练说：

“李教练，烦你主持一下。”

李中生呆了呆，仍答道：“是。”佐佐木三段已悠悠的走了下来。我看那两个水红带学员惊怖的眼神，我肯定那怕叫他们放弃考试，或者这辈子不准再练功了，他们也是愿意的。

李中生用日本话喊“准备”，佐佐木扯扯黑带，松了松肩肌，打了两记空拳，向何永波点了点头，表示是鞠躬礼。何永波站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姜清晓却呆在一旁。我心中冒火：他妈的，这日本仔，我还以为他要以一对一。李中生却迅速地向何永波唤了一声：“小心罗，打架，要用神！”那佐佐木向李中生横扫了一眼。李中生猛一声暴喝：“开始！”人就向后飞退。

何永波看着日本人，眼睛又红了起来，心里想，让日本人知道他怕，他不敢跟他交手，这样说不定日本人还会留一点情。他看着那人冷峻的脸色，像望一只死蚂蚁般的望着他。他松松虚虚的摆出架势，双手幌动了一下，那日本人用手掌姿态站着，连理也没理。何永波却是越来越心虚。

何永波不禁围着佐佐木转走了起来，想走向他的侧面，对方的杀气才不那么迫人。又走到佐佐木背后，在那儿他才敢出袭。可是佐佐木连动也不动，倒是他自己有几次失惊无神，以为对方要攻自己，退避不迭，差点前脚趾踩到后脚趾，几乎摔了一跤。那边的“老教练”们已有人笑出声来。

这一声突出来，佐佐木脸上的气焰，就更浓密了。就在这时，他君临天下般的左手一动。

何永波吓得双手用“中外受”来挡，但佐佐木突然变成右手出拳！

右拳“虎”地停在何永波的咽喉。

何永波的喉骨紧贴着这偌大的拳头，下颚被顶了起来，脚尖只好也微踮起来，全身的攻击力量，也被这一拳的威力，粉碎于无形。

佐佐木并没有真的打下去，我和老二都松了一口气。

何永波涨红了脸，显得十分尴尬；那些“老教练”们鼓掌叫好不己。

佐佐木“霍”地收回了拳头，何永波才得以踮起的脚尖落下来。佐佐木又示意何永波再战，何永波的头摇得像浪鼓一般。佐佐木冷哼一声，手一幌，何永波只好硬着头皮应战。

李中生走过去，手一挥，大叫道：“开始！”佐佐木使用小马步连进五六步。佐佐木白色的衣袖长空一闪，已在何永波的额上擂了一拳。

这一拳只是轻轻的在何永波额上沾了一沾，但是拳风已激起了何永波头上汗水湿透的乱发。那些“老教练”们又在叫好。李中生走前去大叫道：“佐佐木，赢两分。”老二忽然“呸”地一声，沉声道：

“三段比水红带的，傲什么傲的！”

我也冷笑道：“这样比下去，多没意思，我心中想，可怜何永波经这一场凌辱只怕再也没有自信习武了。”

空手道的一般自由搏击比赛，系以三分定胜负的。所以李中生又在喝嚷“预备”。

何永波已无所谓应战不应战，到了这第三回合，他只有冲上去捱打，想尽快结束这场凌辱。

可是这一来，肌肉倒是都放松了，神态也自然了；佐佐木闪电向他头部击出一拳，何永波竟一个刁手攉开。他毕竟是水红带五级的学员。

我正想叫好，忽然瞥见那日本人的嘴脸，闪过了像正要击碎红砖的狠色。我心头一震。

只见这闪电般的一刹那，何永波顶开了佐佐木的攻击，佐佐木趁机挺身而上，右拳成了右肘，“砰”地由下而上，顶撞在何永波下颚上。

何永波的下颚立时就像西瓜一般地裂了，血液也像西瓜肉一般溅出来。李中生大叫：“停止”时，何永波呜咽了一声，捂嘴跌退。

这一下子惊变，连李中生都呆住了。自由搏击中，击中本就该收手，所谓“点到为止”更何况是一个教练对上个初学的！但佐佐木竟下了杀手！

就在这惊愕的刹那间，佐佐木向前一俯，“霍”地踢出了一记后踢，“啪”地踢中了背后的姜清晓，他在呆如木鸡之中受此一击，弯腰抚腹倒地。

这一下大家都呆住了。李中生首先恢复了镇定，他示意那几个白带学员把两个受伤的水红带学员都救了回去。这时佐佐木向冈田荣一等鞠了个躬，冈田荣一不住点头，仿佛他的弟子已教导了我们什么似的：哪！这才是空手道，一击必杀！

李中生向佐佐木大步走去。唐秋山总教练忽然站起来，勉强在沉默难堪中堆起笑容：

“刚才的较量已经过去了。”然后转头向冈田荣一说了几句日语，冈田荣一点点头，嘴角牵了牵，挺了挺胸、仿佛更显出他至高无尚的地位。唐总教练又向我们说：“佐佐木好功夫，我们大家来拍拍手。”

除了几个不知就里的白带学员，和受日本人的气已惯了的“老教练”们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掌声。这稀稀落落的几下掌声、唐总教练也知道人心沸腾，当下道：

“李教练，考试继续。”

我们咬牙切齿的看着佐佐木回到座上，看他掠了掠额上垂下来的头发，一面不屑的样子，对冈田久米摊了摊手，然后把姆指倒垂下来，向着我们，两人哈哈笑了起来。冈田荣一也不阻拦。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吃我们的饭，用我们的机票，来侮辱我们！我握紧了拳头。

所幸接下去的棕带升级自由搏击，那些日本人就再也没有出过手。最后一项是“气功”。凡是棕三以上的，都要考空手道的“三战气功”。少林南派有“三展拳”，北派有“三箭拳”，日本空手道的“三战拳”，更配合了“三战小马步”，一运起气来，全身肌肉坚硬如铁，功力高的，一棍打下去，棍子断裂，肌肉无伤。就算是铁棍子，用力击下去，也会弯掉。捱拳头更不算怎么回事了。就算以我这样的功力，左右共六块瓦打在我运气的时候，我也可以把它激碎。空手道便是用这种气功来防身的。棕三以上的学员，必须要能正确运气，而且要能受击不倒。受击的几处是丹田、小腹、胸肌、肩肌、肋肌，到黑带以上，才要捱受棍击，及其他各要穴的攻击。

我们棕三考棕二的，只有两人，棕二考棕一的唯有一人。我是棕一的，我没有参加黑带和段的考试。这两个棕三的运起气来，全场都充溢着他们吐纳的声音。李中生走上前去击了几拳，他们都能捱受得住，李中生正想叫他们退下的时候，只听台上又一阵窃语，李中生一皱浓眉，唐总教练的声音又响起了：

“李教练，这位冈田副会长的公子，冈田久米四段，也想来试试我们学员的气功。”

那两位棕三的一听，顿时吓得变了脸色。老二想站起来，我按住了他，悄声说：“他是副会长的儿子。”老二怒道：“又怎样？”我说：“他比那个佐佐木顺眼，看他怎样下手。”

那冈田久米约二十来岁年纪，眯着眼睛步下台来，那两个棕三的学员慌忙全力运气。冈田久米依旧是眯着眼睛，看了看两人，忽然一矮身，已抢入左边那个的胸腹间，一记兜拳就把这学员打得像虾米一般弯下身去，张开嘴拼命想叫些什么，但淌下来的只有沫液，没有声音。好重的一拳！我有些佩服起他来。久米一转身，一个直拳“啪”地打在右边那位学员的胸肌上。不料这位学员牛高马大，对气功曾下过苦功，这一拳下来，他居然撑住了。久米一愣，这学员马上运气纳丹田，再吐气出来（依照三战气功练法，被击中之后，应立时吐气出去，才不致受内伤；而攻击者也得等对方再气聚丹田，方可再击。）

正在他将吸未吸，将吐未吐的刹那，久米忽然一个摆手，“碰”地击在他的胸膛上！

这学员的脸色，突然红得像打翻了蕃茄酱。叫了半声，便叫不下去，而是倒了下去，一下子昏眩过去。这一下我真是忍无可忍！久米也可能知道他自已过份了一些，匆忙鞠了一个躬，便回到台上去。剩下一个棕二考棕一的，恐惧至极。那佐佐木又走了下来。这棕二学员侧过半片脸，一脸哀求的神色，向李中生凄唤道：

“教练，我不要考了。”

——妈的！难道叫我们这些中华民国的子民站着给你打，给你来出风头不成！我正想一跃而起，不料半空一声雷鸣，老二已连翻三个斛斗，落身场外指着佐佐木大吼道：

“这就是你们狗屁武士道精神！”

□ □ □

一下全场震住了。

场里静得连一根针落地的声音都听得见。

佐佐木微带惊讶的目光，逗留在老二的黑带上，然后完全不屑的样子，向老二说了几句日本话。

老二皱了皱浓眉，正待发作，李中生悄声道：“他问你知道他有几段？”

老二吼道：“我管他有几段！”

我在场外大叫一声：“老二有种！”

我这一叫，佐佐木的脸色煞白，一脸杀气！

台上的冈田荣一忽然向唐总数练嘀咕了几句，唐秋山道：

“李教练。”

李中生应道：“是。”

“副会长冈田先生要他弟子和黄助教交手，由你主判。”

李中生道：“好。”

老二冷笑道：“打就打，有什么——”

我大叫：“小心！”

佐佐木却先闪电般冲了上来，一上来就是一拳！

□ □ □

空手道比试之前必须要先整衣、鞠躬、预备、姿势，裁判说“开始”，方能攻击。

佐佐木事先一点征兆也没有，猝然出拳。

拳已离老二下颌才一寸不到，老二急退！

这一退，佐佐木的步法急进，老二急退，佐佐木猛进，瞬间已从道馆中追出了十七八尺，退到道场边沿，但佐佐木拳头离老二下颌仍是一寸不到！

老二脚踏一空，立时大仰身，正是国术中的“铁板桥”，佐佐木一拳，便自他脸上掠过！

“铁板桥”是“醉八仙门”中必修之技，练这功夫的人必定要腰力很好才可以。佐佐木一拳击空，倒是一呆。看见老二一仰身下弯，以为机不可失，立时易拳为掌，四指贯手，直插下去！

但是他忘了，他会经怔了一怔。

佐佐木虽然防守森严，没有破绽，但在一怔之间，已露了破绽。

老二身虽弯了下去，左足却抬了起来，疾踢出去！

他踢的是佐佐木的小腹！

佐佐木慌忙用左手一拍！

佐佐木的防守果然很密！

可是他应付老二的腿时，右手的攻势自然一慢。

就在这一慢之间，老二的身子就像弹簧一般的弹了起来，左手格住了一插，一拳就击中佐佐木的腋窝。

佐佐木忽然软颓了下去。腋窝是人身要穴之一。老二藉弹起之势，这一举撞进去，足可以使佐佐木身心麻痹大半天。

老二击倒佐佐木。

□ □ □

大家都在叫好，全场都在叫好。

我高兴得擂榻榻米。可是“老教练”群里忽然飞出一人，矮小、精悍，正是今天与我冲突，掴我耳光，与老二差点没打起来的那个人。

我知道大家都叫他做“乌鸦”。他笑起来是这种声音。

老二冷笑道：“你来干什么？”

“乌鸦”道：“你得罪来客，我来教训你！”

唐总教练不断的翻译给那冈田荣一听，冈田点了点头，“乌鸦”回首望去。望见台上的人鼓励的神色，更是得意。老二怒道：

“好！你找死怨不得我！”回首道：“李兄，你裁判吧！”

李中生忧虑地点了点头，道：“预备。”两人扎好了马步，李中生又喝道：

“开始！”

□ □ □

“乌鸦”没有动。

老二也没有动。

“乌鸦”仍没有动。

老二更没动。

我们看的人却动了，黄豆大的汗珠往脖子里淌。这样的天气真闷死人。

李中生不安地挪动着。

突然，“乌鸦”动了！

老二也动了！

□ □ □

“乌鸦”一动，老二就更先动！

“敌不动，我不动；

敌一动，我先动。”

“乌鸦”一动，老二横扫他的内小腿！

“乌鸦”冲近，等于送上腿去捱这一扫！

“乌鸦”“呀”了一声，仰天跌倒！

老二一拳打下去，本可打胸，不忍下手，改而打腹，“乌鸦”便抱住了肚子，迳自在那儿眼泪鼻涕齐出！

只一招，老二便胜了！

我觉得浑身热辣辣了起来，为这朋友，而感到光荣。

老二站在那儿，正像天神一样。

可是又跳出一人，半空“哇”地怪叫一声，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身裁也比较高大，双目炯炯有神，望着老二。

这人是这些“老教练”们的头头，这干人中，只有这人拿了两段。

他外号叫“狮子”。对阵时，真有狮子的威猛。

老二冷冷地道：“你也要捱揍？”

“狮子”呵呵笑道：“你揍得了我？”

老二还是重复那句话：“你要为日本人捱揍？”

“狮子”盯住老二全身道：“老子高兴！”

老二猛吼道：“那我就揍你！”

□ □ □

老二突然猛冲过去，这和他对付“乌鸦”的以静制动的方式，完全不同。

他如一头怒虎般扑了过去，就是一拳！

“狮子”避不及老二的猛扑，反手也是一拳！

“砰砰”！两人胸前同时中拳！

老二一幌身，“狮子”退了一步，老二再大吼一声，又击出一拳！

“狮子”既避不及，也还了一拳！

“砰砰！”两人同时脸部中拳，脸上都闪过一丝痛苦之色。

老二大叫一声，当胸又是一拳！

“狮子”怪叫一声，也是一拳！

“砰砰！”这一拳交换后，“狮子”的脸色就煞白了起来！

老二吐气扬声，又是一拳！

“狮子”心魄俱裂，闪身急退！

他这一退，气势全失，就在这一刹那，他避得过老二的拳头，却避不过拳头后随起的一脚侧踢！

侧踢打在他左太阳穴上，“狮子”倒飞出去，右身撞在墙上，软弱下地的时候已像个布袋。

台上的冈田久米忽然清啸一声，一个斛斗，足足翻了七尺远，已落在老二身前。

老二返身过去，一抹鼻血，大笑道：“你也来送死！好极！”

□ □ □

李中生沉声道：“黄兄，久战不是办法。”

老二冷笑道：“我还收拾得了他。”

冈田久米一耸肩，已抢入老二的中门！

老二急退，但已着了久米的一记前踢！

老二中腿，反转，趁机回旋踢！

久米一矮身，老二腿自他头上划过；久米一蹲一跃，在老二身形未落定之前，已一拳猛击老二人中穴！

我看得细切，只见久米用的是凤眼拳（就是握成拳状，以中指凸出击。），打的又是“人中穴”，一旦捱上，不死也重伤，不禁失声欲呼。

好个老二，右手及时抓中久米的拳头。

我正在要大叫“好”字，但突然场中又起了大变！

□ □ □

久米的左手一震、竟亮出一样亮晶晶的东西！

这东西闪电般插入老二右肋之中！

我才叫得出声：“浪人叉！”

久米的右手又一震，又闪出了一条亮闪闪的东西。“吭”地刺入老二左臂！

老二惨叫松手，久米一记前踢，踢中老二前额，老二叫一声往后倒，在地上全身痉挛了起来。

久米上前再刺！

忽然横空一条长棍拦在久米身前！

久米一看，只见是李中生，呼呼呼地舞了三道棍花，十足是少林派棍法的架式。

我扑过去，把老二抢了过来，只见他痛得咬紧了牙龈，犹自骂道：“那龟儿子，竟动家伙……。”

□ □ □

李中生侧身向着久米。

久米望向荣一。荣一望向唐秋山。唐秋山变色而立：“李教练，你不要考三段了吗？这些人岂是得罪得了的！”

李中生持棍而立，一字一句地进了出来：“我平生只守一样规矩，就是道场上的规矩！”

“然后指着久米：“这些规矩是他们日本人创出来的，他们自己一手坏了，我也要向他讨个公道回来！”

唐秋山强笑：“这只不过是一场误会。”

李中生悍然道：“他不该在我主判之下施暗算，动家伙！”

唐秋山怒道：“李中生，你又何必这样食古不化！”

李中生冷笑一声：“唐老师，你的六段，大可在台湾考，既省钱，又方便，用不着受人的气！”

唐秋山的脸色变了好几次，冈田荣一看着看着忽然大声说了几句日本话。久米一幌双手，浪人叉化成千百点寒芒，直投向李中生！

□ □ □

李中生的棍法横扫，拦住了久米的攻势！

李中生的腕力很大，扫的又是死角，可是久米的浪人叉居然还守得住。

李中生的棍法又是一变，变成打落，每棍迎头击下，久米招架得很是吃力。

可是久米毕竟身法极快，双叉一架，闪电般已冲入李中生的中门，抬腿一记闪电前踢！

久米的前踢又快又准，这一招正是使老二刚才失了先手的绝招！

好个李中生，身一侧，久米的前踢，只踢在他的右肘上，而他的侧踢，却“砰”地撞中了久米的胸口——

久米退了七八步，脸色白得像纸一般。

侧身侧踢，正是进身前踢的克招！

□ □ □

李中生的棍法又变了，变成用圈拖的回力。这本来是少林起手棍法。少林弟子学棍之前，先得在厨房搅大锅的稀饭，搅上一年，臂力、腕力、圈力、回力、都到了家，才正式学习棍法。

李中生的棍法虽没下那么多苦功，但他用棍尖绕着碗底圆周使劲而转，也练了半年，打破了三百多只碗，可是练到现在，已经准确得可以点着杯底转，而不与杯子碰击任何一下。

这一轮圈法，久米的双叉被带得如狂风中的飘絮，险象环生。久米的浪人叉是短打兵器，李中生的棍是长距兵器，这样打起来，久米必定吃亏，所以久米才冲进去前踢，不料李中生的侧踢刚好是他的克星。

李中生的棍法又是一变，变成用点式的。久米防守不下，“噗噗”被点了几下，头肿额青。李中生猛地一声大喝，久米以为他又要迎头击下，忙施双叉交叉上挡。

不料李中生双手一拗，“咯啪”一声，木棍中断，李中生双手双棍，急劈中门，“啪啪”二声，久米双肋各捱一棍，痛得连叉也丢了，抓住和服，头贴着膝，扯着自己的头发，也制不住那肋骨击断之痛。

冈田荣一像一支箭一般，也没看他怎么动，已标了出来，扶起了久米，替他按揉。那久米呻吟着用日本话骂着。唐秋山却脸色铁青，一步一步的走了下来。

李中生向唐秋山鞠了一个躬道：“对不起，老师。”

唐秋山停了下来，冷冷地道：“李中生，原来你也学得一手好中国棍法啊。”

李中生笑笑，没有作声。唐秋山忽然厉声道：“你为什么要和我们作对！”

李中生一抬头，精芒四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出手狠辣的人，也这么英挺过：“老师，你忘了一件事。”

“什么事？”

“我的名字。”

“你的名字？”

“李中生。中国人生的。李中生！”

“好！”唐秋山咆哮道：“你他妈的是中国人生的！”说完就出击！

□ □ □

李中生招架了几招，本可以反攻的，却没反攻。唐秋山原是他的老师，听说他的武功，百分之八十是唐秋山替他扎好根基的。

李中生虽然不反攻，唐秋山的攻势却更狠了，这时候我才知道李中生的功夫有多好，他闪躲腾挪，唐秋山就是打不着他。

可是唐秋山一声吼，一记手刀就劈了下去。

李中生一个上段一挡，突然之间，一脸痛苦之色。

□ □ □

我忽然记起了，唐秋山是国内唯一可以用手刀劈断十根同时困着的甘蔗的人。

李中生的手臂就是唐秋山的甘蔗。

李中生惨叫，右手一滞，唐秋山的手刀易劈为抓，虎爪抓住李中生的内腕，一转反拗，李中生被制前俯，唐秋山右手又一记手刀——

砍在李中生的关节上。

我敢说李中生的惨叫声，半里外都可以听得到。而且还夹着一声关节断裂声。

我猛站起，可是人影一闪，一人比我还快，冲入场内！

郭哑子郭静！

郭静终于出手了！

□ □ □

就在这一刹那，李中生不知已中了多少拳，多少脚，眼角、下唇、右额都在出血，唐秋山下手可一点也没留情。

我抢到了李中生，他浑身都软了。郭静则面对唐秋山。

那些学员们欢悦的大叫道：

“郭教练出手了！郭教练出手了！”

唐秋山盯着郭静，道：“你是日本人教的，今天你出手干吗？”

郭静没有出声，缓缓的，用手，指了指后面的冈田荣一等，用脚一踢，然后指向大门，便没有再动了。

唐秋山怒极反笑道：“好，好，看你又好得过那中国人生的龟儿子多少！”

他的人看来没有动，脚却动了，一脚就踢郭静的下阴！

毒招！

□ □ □

可是郭静却似闪电一般地捞住了他的脚。

他捞脚的时候，是前趋立，也就是说他这一捞，还包括了转腰，迫膝、侧受等动作，都在一刹那间完成。

他的手成倒鹤嘴形，正是北派勾弹腿拳中的“一串钱”，据说这一招用得快时，掌心放了一叠铜板，手一转反鹤形，钱还直立不倒。是为“一串钱”。

可是唐秋山虽一脚被捞，另一只脚却凌空踢出！

唐秋山是五段。考黑带五段的人都必要过这一关——两人拿木板三寸厚，各站一方，考者要双脚双方，同时横一字凌空踢出，击碎木板。这一记，唐秋山绝不含糊。

可是郭静一张手，却用肋下硬受一击，用内臂与侧肋，硬生生扣住了

唐秋山的这一只腿！

这一来，唐秋山变成了一脚被扣，一脚被夹，郭静又十分高大，唐秋山挺在半空，落不下来。

唐秋山大叫一声，居然能半空以腰力挺起，左手双指直插郭静双目！
又是毒招！

郭静虽制住唐秋山双腿，但唐秋山这五段总教练并不是白搭的，他的武功还在佐佐木三段和冈田久米四段之上，居然临危不乱，猛施杀手！

好个郭静，就在唐秋山挺腰插指时，忽然双手重重一摔！

要是唐秋山不挺腰攻击，至少可以手肩先着地，用柔道的拍地而起法，便可消去大部份落地之力；可是偏偏唐秋山又全神在挺腰攻击，这一摔甩，翻身已不及，“砰”地腰背撞地，我们清楚地看见，唐秋山的五官都痛得挤在一起！

可是唐秋山立刻又跃了起来！

他一跃起来，一个转踢就飞了出去！

但是郭静也是一个转踢！

“啪啪！”二人颊部各中一脚，郭静幌了幌，可是唐秋山却斜飞了出去。

我立时记起，郭静刚才教那棕三的学员转踢时的门道，那霍霍有声的急踢。要是挨在平时，唐秋山的转踢绝不在他之下，可是因腰部跌伤，这一记转踢，当不如郭静了。我这才了解郭静为何要硬捱胁部一脚，再摔伤唐秋山腰背，然后才以脚换脚，各捱一招。先击溃唐秋山的腰劲，再设法制胜，这是极明智的打法。

唐秋山斜飞出去，撞在墙上，却立时弹了回来，横身一记“内手刀”！

唐秋山不愧为黑带五段，两度受重击，居然还可以掌握住主动的攻击。

唐秋山的手刀是最可怕的，我不禁失声欲呼，但我发觉我忽然失了音，不，是被一种声音所掩盖——郭哑子郭静的怒啸声！

□ □ □

郭静这一声怒喝，实在可怕的很，连令人掩耳的力量也没有，像急雷一般，闪电似的在你耳中擂了一响，让你呆立当堂，还要去听那隐隐的尾音。

这一声大喝，竟震住了唐秋山。

他是面对着唐秋山的，我们在九尺之外的人尚且被震如此，更何况是唐秋山。

唐秋山动作一滞，郭静便扣住他的手臂，捧起了他的内腿，像挑起重担般抬起他，身子一连打横转了十七八个转，再震天怒吼一声，把唐秋山扔了出去！

“砰”唐秋山撞在道馆的石灰墙上，落下来时，两只眼睛已只见白膜，可是仍挣扎起来，踉踉跄跄的冲向郭静。

他这个五段总教练的名头，是绝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坏在郭哑子的手里的。

郭静也没有办法。

他只有一条路可走。

击倒唐秋山。

唐秋山扑上来，他出拳，唐秋山居然还拨得开，可是一个踉跄，及时抓住了郭静的衣襟，郭静这时，又发出一声大吼。

这惊天动地的吼叫，就贴着唐秋山的耳边发出的，就算我们有心理准

备而又离得这么远的，尚且抵受不了这吼声的压力，唐秋山抓住郭静衣襟的手，不禁一凝。

郭静的膝就在这时顶在唐秋山的左胸上。

我们听得“咯勒”一声，唐秋山按着胸口，口吐白沫，慢慢的坐了下去，然后再站起来，一晃，再幌，终于“砰”地倒了，晕了过去。

□ □ □

道场里都没有声音。

每一个人急促的呼吸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大家都被刚才的那几番龙争虎斗所震住了。

我也好生兴奋，老二以黑带初段的身份连赢初段的“乌鸦”，二段的“狮子”，以至二段的佐佐木，李中生以二段的身份，居然击败四段的冈田久米，郭静更以二段的带级，击败五段的总教练唐秋山，使我感觉到我腰间这一条棕带一级，也可以亮相，做出点作为来。另外我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这是空手道独立自强的一战，不再受人欺侮，尤其是这几个出战的，都是学过一些国术的空手道子弟，更有另一种更深的涵意。

这时我看见冈田荣一慢慢地走了下来、冷静而镇定地看着郭静，长期的日本空手道训练，已使他看什么都如一块移动的石头，随时一掌被他劈得稀烂！我注意到他已卸下了黑裙，露出了道袍，他的腰带红白相间，神道自然流黑带七段！

他望着郭静，就像望着一具死尸一般，一开口，居然是中国话：

“你的佛门狮子吼，练得不错。”

佛门狮子吼！据说这是峨嵋派高僧于金顶，每日清晨对那口古钟大吼，钟声传音，乃是以音慑人的绝技，后来禅宗称之为“狮子吼”，犹如冷水浇背，蓦然一惊之效，这种武技只听人说过，没料郭静居然怀此绝技。我想起他在天字第一号牛肉面店中听我们论国术时，一脸激动的神情。

郭静那两声“狮子吼”，几乎也等于唤醒了我的民族自尊，作为文人和武人夹缝中的我，在此刻，像浪潮，第一阵卷土而去，第二阵务必要比前浪更高，更要激起千堆雪！

现在大家都噤声不动。日本神道自然流的副会长冈田荣一七段！这个名声决非等闲。而我注意到郭静的右颊，青黑了一片，他的鼻嘴，都有一丝丝血丝，他曾捱受唐秋山一记前踢，在左胸侧，又捱了一记转踢在脸部，不管他是铁打的，捱了这两下，绝不会好过到那里去的。

郭静还是没有说话。他慢慢地沈马桥手，冈田荣一道：“哦，原来是洪派弟子。”

原来南粤的拳脚，有五大名家，即是洪刘蔡李莫，就是洪熙官、刘三昭、蔡九仪、李锦纶、莫清娇等五人，五人之中，又以洪熙官名气最大。别的不说，单是他的马步，外号“落地生根”，一旦扎稳，别说单人匹马踢他难动分毫，就算十多名壮汉用绳子去拖他，他也不会动一动。冈田荣一一见郭静沈马，便看出他练的是洪家拳，这份眼力和见识，也确是惊人。

郭静一沈马，冈田荣一立时换马成一虚一实，前吊后屈，宛若一只欲扑噬鼠的怒猫，我看过多少人采用这“猫足立”，可是冈田荣一这一下架势，却是其他所有的人所摆不出的：动可制人，静可迫人。

郭静的沈实与冈田副会长的轻灵，刚好成了一对比。郭静大概长我四、五岁，而冈田却是近五十岁的人了，短小精悍，脸红如醉酒，双目的神采，

像可以射穿一切障碍物。我不禁暗地里为郭静耽心了起来。

郭静一直盯着冈田荣一那无瑕可袭的“猫足立”，忽然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喝——

就在这时，冈田荣一的前踢忽然闪电般的一踢——如果郭静在此时冲了过来，一定会捱他这一踢的。

不料郭静只是发出一声翻天盖地的大喝，人却没有冲近，等冈田荣一脚踢空，却马上像猫儿一般就地一滚，郭静的飞侧踢就凌空擦过。而冈田荣一马上起来，郭静一落地，荣一已在其后，郭静立时打出一记“后踢”！

这一记“后踢”，中国拳谱之中又名“虎尾脚”，令人防不胜防。冈田荣一却是一拨就拨过了。

郭静立时回过身来，可是恰好这时冈田荣一踢出一记“前踢”！

“噗”！这一脚踢中郭静的小腹。

郭静异常高大，可是冈田荣一出的脚大都是中、下门，使郭静十分不好对付。据说世界空手道大赛时，日人与洋人对叠，因体格太过悬殊，日人都采用“猫足立”，专攻中下门，使洋人无法应付。

郭静吐气扬声，硬受一拳，正待反击，“噗”地一声，肚子又捱了一脚。

原来冈田荣一的踢并不需收回去再反击，可以连踢数脚，郭静就这样捱了两下！

同时第三下也踢到了，郭静竟不知闪避，“啪”又捱了一下；可是我们也立时明白了他的用意，他的“一串钱”，迅不及防地捞住了冈田荣一的腿！

这一下，眼看冈田荣一一足被制，我们忍不住要叫好，可是冈田荣一像脱弦之矢一般，前射了过去，在郭静还未来得及把他的腿抬高拍出去之前，他已一拳“抛击”擂在郭静的右太阳穴上。

这下才真正够郭静受不了。好个郭静，居然还能一声大喝，把冈田荣一的腿一提，推甩了出去！

冈田飞落七尺之外，半空一个翻身，居然像猫一般，轻盈落地。

冈田荣一甫落地面，立时像豹子一般冲向郭静：冈田荣一动作之迅速，是我平生仅见，就算是年青小伙子，只怕也没他的活力与魄力！

冈田荣一一旦冲近，郭静马上感受到这压力，但他已受伤，无法突破，只好用“金钱剪手”封锁，不料就在这一刹那间，冈田荣一冲近忽然蹲低，一脚低侧踢就切在郭静的脚胫骨上。

郭静大叫，另一脚一踢，冈田荣一却即时蹲身，一记沉肘，敲在这一脚的膝盖上，上撞之力再记上下沉之力，我们只听到郭静的惊心动魄的惨呼。

而就在这时，冈田荣一一低首，一拳踢在郭静的胫骨被切中的足趾上。

郭静痛得蹲下身去，就在这连受几下创伤中，冈田荣一已破去郭静的“三战马步”，（“三战马步”施长时，功力高者全身肌肉坚硬如铁，而且双腿齐夹，下阴无法攻入）就在郭静双腿一分时，冈田荣一抬虎爪腕掌，向上托去！

这一下郭静若被打中，那就死定了。我们都失声而呼。好个郭静，居然及时抓住冈田荣一的托掌，另一手迎脸就是一拳！

“砰”了这一击，正好打在冈田荣一的脸部上！

冈田荣一怪叫一声，被打得一幌，却趁机倒卧地上，双腿一撑，“砰砰”踢中郭静的脸部！

这两脚一中，郭静几乎已丧失所有的战斗力了，可是冈田荣一的脚仍

不放过他，已交剪在他脖子上。

这一下子，所有的热血都向上冲，我站了起来。我只是棕带一级。可是，朋友都出手了，我怎能不出手。冈田荣一是七段。但是，今天是我们生死存亡的日子，仿佛我们这场打闹，代表着技艺以外更深的愤怒。

说时迟，那时快，冈田荣一双脚对剪，郭静为之窒息，但他的武功毕竟是非同小可，居然趁势一曲头栽下去，“哟”地用前额撞在冈田荣一的脸上！

冈田荣一惨叫一声，松开双脚，两人同时爬了起来。郭静摇摆不已，冈田荣一却一脸披血。

郭静是我们当中，唯一练过“铁头功”的人，他一撞可以撞碎十块洋瓦，这一下撞在冈田荣一的脸上，由上而下，只怕是冈田荣一出道以来受击最重的一次。

冈田荣一脸部二度受创，可是郭静伤得更重，双脚都站不住了，脸部也被踢肿了起来。

我知道我只能出手了。可是我才棕带一级，对方是黑带七段。就在一迟疑间，郭静和冈田荣一又交手了。

然后我很快看见郭静倒了下去。冈田荣一马上蹲下来，对准郭静的心窝就是一拳！

已容不得我迟疑，郭静要是中了这一拳，只怕不死也重伤；我已顾不了那么多，“蛙”地一声就一记“双飞侧踢”过去，冈田荣一不及闪避，唯有把身一侧，“砰”，我踢中他的左肩，他翻飞了出去。

这一下我是用尽全力。我自信虽只有棕一的带级，可是我的中国武功的底子，却不仅如此而已。冈田荣一用侧身捱受了我这一下，居然又立刻爬了起来，丑，面对着我：又是一个攻守皆宜的“猫足立”姿态！

我破不了！可是我不管了！我脑海里有两件事飞掠而过，而且特别显明；一是李中生今天在面店里说的话：上次的东南亚空手道大赛，结果是棕二的赢五段的，得了冠军。二是郭静曾示范过的：对付前踢极好的人，要用威力奇强的侧踢攻击；对付“猫足立”无瑕可袭的人，要用“后倚立”前进而击溃之！

好！那就拼吧！郭静倒了，李中生负伤，老二晕眩，馆里除那几个不敢动手的“老教练”外，只有我的带级最高的了！我不能眼看中国人丢这个脸！

我怪叫一声冲过去，听到两旁学员们打气的吼叫，像浪花一样的涌过来。我冲到冈田荣一的面前，看见他稳如泰山，心中一慌，竟忘了出击。他闪电般抓住我左右衣襟！

我猛地记起，冈田荣一，是神道自然空手道黑带七段，同时也是起倒流柔道三段，合气道初段。他一抓住我，两只手便如铁箍一般，我怎么挣都挣不动。

然后他的脚便斜斜地摔过来了，我知道这一下正是柔道的“浮腰摔”！

我怎么摆也摆不脱他的掌握，我惊慌之余，一低首，向他的手腕，张口就咬——

他怪叫一声，连忙松了手，摇动不已，眼泪都痛得流了出来；我一旦得脱，与冈田荣一已贴身而立，我一个横肘，立时顶了出去！

家父教我练“罗汉拳”，也教我练“霸王肘”，“霸王肘”的练法，是以

双肘伏地挺身，由每次五十下增进到每次五百下，由草地转到碎石地，“霸王肘”便算是练成了。一肘下去，钉子也可以打下木板里去，我虽没有这种功力，但也苦修过三个月，打断两寸厚木板两块是不成问题的。

这一肘就打在冈田荣一的右肋上！

冈田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嘶吼！

我拼晕了头，知道若不乘胜追击，冈田荣一一旦恢复过来，那时我就绝不是其对手了。

所以我一膝就向他腹部顶过去，双手向他的背部一压，这一抬上下夹击。外国拳师叫“三文治”，中国拳师叫“三合板”，一旦击中，杀伤力是十分强大的！

可是好个冈田！他在伤痛中，居然也一抬膝，与我的膝部“喀喇”一声碰在一齐，双手反剪，竟已扣住我的双手。

我们的膝盖碰在一起时，我从来没有那么刺痛过——至少有一百根一千根银针，同时扎了进骨头里去那么痛——我不知我的膝盖骨是不是撞碎了，我撞到的简直是一块铁条，可是我敢肯定冈田荣一也不好受，他的腿虽硬，但是我撞上去，他是被撞者，他的伤也绝不会比我轻。

可是我的手却被反剪。这是“合气道”的招式，我破不了。他在我的身后，我听见学员们都在惶急惊呼，我可以断定冈田荣一已施了杀手，可是我却无法抵挡——

我在惶恐之下，猛心生一计，一抬腿，一脚用尽吃奶全力踩踏下去，踩正后面冈田荣一的脚趾上！

冈田荣一的狂吼简直是一千根爆炸同时在我耳边炸开——我敢打赌他也练过“狮子吼”——所幸他没有趁这时候出袭，反而松了手。我在晕晕眩眩中回了身，看见三四个冈田，我的脑子里轰轰响，反正也打不了那么多个。我一脚“横扫千军”就扫那“三、四个”冈田的下盘！

“砰”！我像扫着了什么，自己拌倒了一大跤，再起来时，脑袋才醒了醒，看见冈田也正在爬起来。

我心中庆幸刚才那一下毕竟扫着了，一面却立时扑了过去，一拳“黑虎偷心”，冈田荣一临危不乱，人仍站“猫足立”，但架式已不再是那末完美无瑕——

而是有瑕可击！

我立时袭袭！

□ □ □

我用气势无匹的“后倚立”迫近。

冈田荣一的站姿果然被我所摧毁。

他并没等我攻击，而是先发动攻击，来掩饰他的虚弱。

我一连闪躲过他的中段、下段正拳两次攻击，他双肩一耸，又是一记前踢！

但我早有防备，一侧身，就是狠命的一记侧踢！

侧踢的脚势比前踢长！可是他的前踢仍穿过我大腿，穿过我右肘，“蹶”地踢入我的右肋！

我当时的感觉就如一枚钢钉，凿进肋骨里去了；可是我的侧踢，也“砰”地打中他的胸口！

他向后倒飞，“澎”地背撞在墙上，“哇”地吐了一口血，我冲上前，

他脸呈紫金，摇首挣扎道：

“你赢了，我，我败了...”

我看着他，不禁深深地向他鞠了一个躬。他毕竟是我们的副总会长七段，武功气度，都是非凡的。

我侧脸过去看见地上的道袍，心中很是庆幸，要不是刚才脱下道袍时刚好盖住他的视线，只怕现在倒下的是我而不是他。我也看见学员们兴高采烈的欢呼起来，以足捶地，喜而忘形地叫道：

“我们打胜了，我们打胜了！”

我点点头，正想制止他们不要太过炫耀，忽见姜清晓张大了口，面容极其惊恐的看着我背后，却叫不出一个字来。我本能地向前一冲，“啪”地一声，一物击中我的背项，我痛得似袋鼠一般地弹跳了起来！

我猛回身，“噗”，胸部被一物闪电般插入，我又捱了一记，痛得全身痉挛，才看见出手的人是狞笑着的冈田荣一，手持双节棍，一步一步的向我迫进。

我着了他一踢两棍，全身的功力，像被打散了似的，而他手持双节棍，我痛得弯腰抚着胸腹，实在无法招架，因为我上身赤裸，我抚腹时便触及我的棕一腰带。

冈田荣一大喝一声，双节棍自上挂下，我就在胸门大开的刹那，忽然把手中带子“霍”地抽打出去！

“啪”，带鞭击在他的眼睛上！他做梦也想不到我怎么会手上有武器。詹兄常偷看他师叔的丈二长鞭，而我的鞭法就是跟他学的。学得不好，可是猝然施出，鞭击在脸，也够冈田荣一痛不欲生的了。

冈田荣一狂吼一声，以手掩脸，我强提真气，举身而起，全力一击：全身跃起，一拳背拳，自上而下向他的微秃的脑门敲下去！.....后来我知道这一下的后果是：冈田荣一回到日本后，与人动手过激时，脑门会剧痛异常，使他最后丧失了神道自然流副会长的资格。我知道这对于一个老人来说，也许过于残忍；但对于一个有名望的武术家来说，他这次所受到的惩戒是罪有应得的。我没有后悔打这一场仗，包括这一拳“泰山压顶”！

□ □ □

第二天我们带着跌打医生给我们包扎的伤口大小十余处，四个人彼此相互扶持的来到“天字第一号”牛肉面店。老板和老板娘都不在，倒是异常的围了一大堆人，还有几个警察。一直到最后，我们看见地上有一滩赭褐色的血浆时，我们的虚语就转而成为惊疑：

“这儿发生了什么事？”

“你来吃面是吗？以后还是不必来了。”

“为什么？”

“这儿的老板被人刺死了.....”

“怎么会！.....”

“唉呀，怎么不会。据说昨天这老板管了某帮区的一群流氓一桩闲事，赶走了他们。今个儿大清早，他们假装成吃面的，后面就抗他一刀，.....几个人拿武士刀，索性连老板娘也砍了哪，就是这个样子了，惨哇.....”

“呃.....”

“所以我说呀，年青人，这个年头呀，还是闲事少管的好。”

.....

我们走出牛肉面店，回首望去，已不见了那面对来往喧嚣车辆的神色木然的老板娘，我们忍不住看看挂在梁上的招牌，因为年岁久，烟火薰多了，整个“天下第一号”的金漆都模糊了，菸黄了，尤其是那“一字”，因为笔划少，根本就分不出来有没有字，只剩下“牛肉面店”几个字，因离炉火较远，还是可以分辨得出来，跟别家的牛肉面店的招牌没什么两样，褪色的招牌底下，我们发现我们暗自冒汗的手，是如此地紧紧牵扶着，不放弃地支持着彼此的平衡。

老哥，借头一用

当他醒来的时候，溪边的水仍是红色的，他的唇是白色的，就跟死鱼的肚子一样。

已经是第七次了。

想要刺杀这武林中的一大害、江湖上的大恶人“恶尽天下”金九间，有很多关是要过的：“一破竹”（金九间的宝贝独女金破竹，武功高绝，闯阵杀伐，势如破竹）“二惊石”（金九间的两名义弟，两人都是练就一身“惊石神功”的一流高手）“三魔侵”（金九间身边的三名护法，人称“侵魔三怪”）“四还神”（金九间座下四名弟子，各自修得“神不守舍”、“神光离合”、“神出鬼没”、“神魂颠倒”四种奇功的好手），那简直不是人能办得到的事。

要想刺杀这个武林败类“潜派”掌门人金九间，不但要先得把“一破竹”、“二惊石”、“三魔侵”、“四还神”一一击杀，还得要面对金九间这个对他有杀父灭族之仇的绝顶高手！

宋小千已试了七次。

七次都不成功。

他也受伤了七次——七次都险死还生；不死，纯属侥幸。

这次能够“大难不死”，却让宋小千大彻大悟。

——既然杀不了这个大敌，不如化敌为友。

宋小千有这种改变，他的哥哥宋虎善并不知晓。

他仍是要去刺杀金九间，为父报仇。

宋虎善约了宋小千一道下手，他的武功还比宋小千高，先伤了“四还神”，还闯过“三魔侵”，正与“二惊石”杀得难分难解之际，宋小千突然自后一刀砍下他哥哥的头颅，嘴里还喃喃他说了几句话。

金九间大诧，问明原由，知道宋小千加盟、杀兄表态。金九间感其意诚而接纳，但慎用之。五年来，宋小千为金九间的“潜派”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并赢得金破竹的芳心，争得金九间的信任，两人成婚之后，金九间渐把“潜派”大业，大都交予宋小千之手。大家同时都问宋小千在“大义灭亲”弑兄之际，究竟是说了些什么话，宋小千笑而不答。

之后，宋小千先行把“四还神”支使出去，使他们遇伏身亡；再设计逼走“三魔侵”，然后使金九间怀疑“二惊石”叛变，予以格杀。最后，他逼疯了金破竹，把她暗中囚禁，再在布局妥当的那一夜里，他换走了金九间

的佩剑，然后在金九间饮酒伤情之际，他突然出刀。

因为酒中的麻药，金九间无力闪躲，用手一格，一臂断落。他伸手拔剑，剑只剩愕，宋小千又挥刀，把剩下的一条手臂也砍了下来。

“你……！”金九间喘息着，“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是为正义、为报仇才不惜一切来除掉你这个大恶人！你知道我当日在砍掉我哥哥的脑袋时说了句什么话？”宋小千仇愤填膺地道：“我跟他说了：‘老哥，借头一用！没你的头，就砍不下金九间的狗脑袋！’”

“好个为正义而杀我！你说我是大恶人，我如此信你，你如此待我！我平生为恶，还远不及你手段毒辣！”金九间惨笑道：“到底谁才是大恶？你就不怕别人也会为我报仇吗？”

了断

温瑞安武侠短篇系列

他去买了一株花回来插在那口古老的五彩镂空云凤纹瓶中，那感觉虔诚得像在自己坟前上香一样。

“插枝梅花就过年。”仇苦善稟神似地喃喃自语。

自从“饮梦山庄”大门前出现了一张血脸之后，仇苦善就得跟一切了断：他的事业、他的前程、他的家小、他的财物、他的一切……从那时起，一切都不再属于他的了。

谁会想到：日正中天、仕途得意、江湖称道、富甲一方的“饮梦山庄”庄主仇苦善，竟会在他如日方中之际，会接到“幽冥血奴”的“大红帖”呢！

仇苦善知道这是厄运，可是他不明白自己为何竟会遭受这种厄运。他平生为善的多，纵不能为善，也决不作恶；他生平交友极多，纵不能结交，也决不与人敌——为何“幽冥血奴”竟会找上他！

“血河派”的每一任的“幽冥血奴”按规矩每年都要灭绝一个武林世家，今年竟会轮到他！——依照“幽冥血奴”的作法，虽然要血洗满门，但都会选那些作恶多端，十恶不赦的武林人下手：怎么他会选上自己！

抵抗？那是找死！伤亡更大，这又何苦！谁能敌得过“幽冥血奴”！所以从那时起，他就跟家人作别，尽管大家哭得死去活来，但也不能不一了断——一旦关系已作了断，照“幽冥血奴”的作风，是决不追杀“局外人”的。至于“血奴”的名堂，敢冒认的人只怕八百年后都还没有生出来。

“大红帖”的血脸涂在门上，一个月后，“血奴”就会登门“造访”，今天，就是这一天了。

他自知大限已至，自度决非“血奴”之敌，是以早服下了“断魂散”，不想死得太惨；不过，他要留得一口气，好看看“血奴”到底是谁？为何要这般对他？

“血奴”来了。

“血奴”一来，见偌大的山庄冷清清孤寂寂的，大诧，一见仇苦善奄奄一息的样子，便问：“这是怎么回事！”

仇苦善一看来人，不由气苦！来的原来是当年潦倒失意，他曾解衣送食照顾过和勉力过的挚友雷念痴！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惨然叫道，“我对你那么好，你却要杀我！”

“我杀你？我是来拜谢您？找您叙旧啊……”“幽冥血奴”雷念痴顿了一顿，在刹那间他恍然大悟了，惶恐地道：“……我今日能名震天下，全仗你当年扶植，是以携来厚礼，特向你拜年叩谢，想给你意外惊喜，没想到……我留‘大红帖’，是表明我一个月之内必来，但我是来报恩的，不是来灭门的，怎么——！”

落叶新芽

温瑞安武侠短篇系列

边惜鞋本来不能算是江湖中人，更不是武林高手，改变他一生的转折点是因为他经历了一些奇逢巧合，竟得到了一本《自创剑谱》。

这剑谱是当年叶哀禅还没出家成为“懒残大师”前留下来的——他是一代奇侠韦青青的首徒，亦是诸葛先生的大师兄，这剑谱的价值，自是非同凡响。

边惜鞋本属无心偶得之，到头来却难免起意试练一练：这一练，就上了瘾。

他原是一个书生，正要赴京考试，他一练就沉迷不已，不再皓首穷经，改而闻鸡起舞了。可惜，他毕竟不是武学世家，所以缺少了一把趁手的剑。

开始时十分不易上手，可是他十分执拗，无论多艰辛，都要练下去，约莫过了七个月，有一天，他在院子里的大树下，乍然悟了、通了、透了，简直欣喜若狂，比中了状元还开心。

他已成婚，夫人见他这般沉醉其中，一再委婉相劝，边惜鞋也刚好遇上《自创剑谱》中另一艰难处，勤练苦思，均无法突破，已有点意思要放弃不练了。

恰好，那一晚，有九个贼人竟然闯入边家，大家搜掠，还要打杀奸辱，边惜鞋跪地求饶，泣晓大义，那些大盗哪听得进去，只管恣肆掠劫。

边惜鞋一怒之下，只好拼命。

他就用一把破破烂烂弯弯曲曲的剑，应战那九名强盗。

那九个强盗看这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居然拔剑来斗，可谓不知死活，边笑边羞辱之——可是，不消片刻，九人已二伤七死。

边惜鞋战胜了——而且战来不费吹灰之力。

这时，他才知道这剑谱上所载的剑法有多厉害；而他，练得的还不到半成功夫。

经此一役后，街坊邻里都知道他剑法高强，未几，连京城、武林、江湖中都传得沸沸荡荡。

而自此一役，边惜鞋也真的好好的。专心的练剑（他仍是没有一把好的剑，但已取了其中一名强盗的利剑为兵，称为“自创神剑”），他已越来越有信心，甚至还跟江湖上一流剑术高手，进行了比试。

他也身不由己，自出名后，不断的有人来找他比试，也不住的有人打“自创剑诀”的主意，他不得不维护自己和剑谱，所以就一定要自己好好的把剑谱上的招式练好。

他的剑法终于练得三成。

这三年来，他也打败了所有来挑战的剑手。

他已好久不读书，只练剑。

他已完全不理睬练剑以外的事。

——他已从翰林中人成了武林中人了。

他因疏视事，家业中落，欲振乏力。

这时际，他又遇上了剑谱中的难题。

他突破不了。

无法启悟。

所以，他变得很焦躁。郁闷，每次在院子大树下习剑时，都狂啸、低吼、咆哮、怒吟，倡忿时还向大树砍下一两剑，使五人合围粗的树上留下了剑痕处处，纵横交错。

这边厢，边夫人已忍无可忍。

她的丈夫已成了武痴武狂。

她终于离开了他。

——带同他们的孩子。

遭受亲人的遗弃，当然使边惜鞋痛心疾首，但可能是由于没有了亲人的牵挂，那剑谱上的“困境”，竟又给他豁然开解了。

这使得他在剑术上又更上一层楼。

——虽然，他手上一直没有一把好剑。

他仍是暂用那给他杀死了的大盗那一把普普通通的锈剑。

这时，他不再等人挑战了。

他主动去与人挑战。

他挑战的都是当今名动天下的剑术宗师：“纵横一剑”李锄头，“双阳神剑”朱老阳、薛晚阳，“天池神剑”余好食，“夕阳剑客”商战和“旭日剑侠”战商——这些都是不得了、了不得的剑术名家。

但他胜了。

全胜。

唯一战和的是“天池神剑”余好食。

他退回边家（那时，边家已了无一人了，谁也不愿意留下来陪他，连家丁壮丁也走光了，怕跟着他会平白惹来仇家追杀），又在大树下埋首习剑，终于，又有新的进境。

他再出江湖，连余好食也击败了。

余好食把手上的“大食神剑”也送了给他。

那确是一把好剑。

边惜鞋本来很高兴：

他终于有一把好剑了。

可是用来却很不称手。

他在跟下一场与“大剑师”方成式决斗时，几乎就因“大食神剑”不称手而惨败。

他回去家里后院树下，再苦练四个月，然后以一把随手向人借用的剑，

击败了方成式。

方成式惺惺相惜，又把成名神剑“日蚀”送了他。

可惜也没有用。

还是任一把随意的剑好使好用。

边惜鞋再回到他家大宅的后院巨树时，忽然觉得：这棵树老了，树身上的剑痕愈是深刻，愈是沧桑，愈是磨不掉岁月的痕迹。

他也双鬓渐白，老了。

树已开始落叶了，落叶的同时，却也见新芽萌生。

他顿悟到他自己就（才）是那把剑、在他练习剑谱所载的同时，那剑谱也正把他打磨淬厉成一把剑……

一把唯一适用于这《自创剑谱》的剑。

而他，已妻离子散，功名俱灭，只剩下孤身一人和他的剑谱。

他不禁向天自问：

究竟是他练好了剑法？还是剑法把他练好成一把剑？究竟人练剑？还是剑练人？到底是人遇着剑谱？还是剑谱找到了主人？他是人？还是剑？

迷神引

风云会中州，

江湖无故人；

且饮一杯酒，

天涯洒泪行。

“老了，”那老者扬了扬衣袖，也不知道是喃喃自语，还是正在跟别人说话。他微微转移些许他的坐姿，右肘支在石桌上，他额上是数道折皱的纹，已没有剩下什么头发了，几根银白色的发丝微微飘扬着，与遍野的雪地映着皑白。皱纹在他光秃的额上更多更深了，如深海的波涛，一卷又一卷，把时间之流抛出，散开，又迅速地收卷，隐藏。有两道又深又长的纹，一直延长至那长而厚的耳垂。“这一着该怎么下呀？老了呵。”

“呵呵。”他对面的老者也不知是在颌首，或是摇首。老者的银发比前者多出许多，皱纹却比较少，他比前者稍稍年轻一些。他笑的时候，眼角折叠成壑岩般的纹，银白的长须白丝飘飞着，如凉冰的雪地，如皓白的松枝，如一支支银亮而细长的小剑，随时可蓬飞而起，射向敌手。“任公，若您也说老了，呵呵，那我……”

任公世故而饱经风霜的眼神蓦然一凝，忽然神光暴射，稳定地伸手拾起一颗子，放在一个格子上，欣然地笑起来，忽然一阵呛咳，咳得好久说不出话来，以左手的掸杖撑着地上。

现在，紧皱着眉的可是那第二名老者。那名老者凝神于棋盘上，扞着白胡子，白髯下，是一袭干净的白袍，围着一条绿色的丝带，丝带系着一把青铜鞘柄的长剑，三尺七寸，没有剑缠，乃古剑。

鹤划长空唳，惊起，掠过，震落松桠上的几朵雪花。

任公似是隐然一笑。把上手的禅杖交给右手，然后翻开左掌，目光深深地凝遂在错综的掌纹中好一会，猛抬头，只见怀剑老者陷入沉思，但宝相庄严。白花花的须髯与白皑皑的长衫如迷雾一般地在他身旁拂扬，任公清咳

一声，朗声道：“钓诗扫雪，茶来！”又向怀剑老者展眉笑道：“先品赏此山泉佳茶，再继续下去，如何？”

怀剑老者抬目望向任公。随即一晒道：“任公说得正是，先品尝此山名泉，再领教任公的神步妙着。”任公暗哑地笑了起来，正想说些什么，二名清秀的童子徐徐行近，捧上两杯茶，茶烟茫茫，杯中浮沉着几片清绿的茶叶，任公苍茫的目光凝于迷檬的茶烟中，像整个人都溶了进去。怀剑老人却含笑望着那两个童子慧黠的眼神：“任公，此乃练武学文的好材料呀。”

任公眼睛一亮，山风簌簌吹来，银白的胡子一阵蓬动：“正是，当日我带他们回山，亦是此意。”

什么时候日已昏黄，暮苍蔼茫，怀剑老人道：“任公，为何他们的修为仍未臻至境呢？”

任公顿了顿拐杖，俯视了杖首所雕那怒目狡倪的龙头好一会，才道：“老了，需要人相伴。”随即发出一阵哑然而无奈的笑：“你看我还能栽培出人才来么？”

怀剑老者正拾起瓷杯，轻啜一口，忽然白泡一阵激荡，少许的茶倾泼在石桌上，只听怀剑老者道：

“任公，莫非你已忘了昔年倦蹄急他、长啸生风在莽莽平野时……”

任公苍凉地笑了几声，咽喉似塞满了浓痰，声音出奇的沉缓：“记得，那怎会忘记！那年，你骑的是乌云盖雪，我骑的是紫骝，一齐去了大宛。你找我去时俱穿白色衣衫，归时已成了血衣，而你我啊仍然谈笑自若，有次你差点儿自鞍上坠下来也，我急急忙忙扶着你，谁知你笑着说：‘这没什么的，只不过背心被戳了一个洞而已。哎呀，其实整支红缨枪头已刺了进去呢！岂料你次日就可站起来走路了，还胆敢激那蒙古儿相扑，啊哈哈，那蒙古儿被你一连摔了十六七下，趴在石狮子旁不肯起来，还哭了呢……老二——”

怀剑老人陡然一震，任公已好多年没有叫他这名字了，他的双目又炯炯神光起来，慌忙应道：“任公。”

任公叹了一口气，道：“记得那年华北之役吗？咱们飞骑砍了翔族的悍将，却被羌人困住了。咱们冲锋了四十九次，败了四十九次，后来只剩下及二百多兵将了。他们身着森严的袖裆销，真个怒发冲冠，目毗皆裂，那个羌将，呵呵，连我站上去，也只不过高及他的手肘……但他再凶再猛上也拼不过老四，老四怒吼道：‘不管这些王八羔子们什么剑眉耸峙。

豹眼突睁，待俺来把他们由竖着打成柿饼！’说着就杀将出去，回来时提了四名羌将的头颅；可是后来……”任公愈激奋亢的声调忽然黯哑下去了。

怀剑老人低沉的嗓子响起：“可是他后来也……死了……一共中了十七箭，什七种暗器……”忽然语不成声。

静默在山间散扬开来，又迷漾了起来，飘飘渺渺的，远处有丝乐声袅袅而起，紧随着鸣箏总奏。

任公缓缓地道：“咱们后来还是冲出去了。第五十一次。一共廿八骑，连夜护老四的灵柩回去，三年后，咱们横扫漠北，每次遇见远处卷起的旋风，就会想起老四龙卷风似的黑色大披风。老三擅谋略，以诸葛神机智伏群豪；老五剽悍，那次他一阵翻过十二座大雪山，把胡子们都一一正法，一时声名之噪，犹在老二你之上呢……老二，你是在听着吗？”

怀剑老人落寞地道：“是，任公。”

任公忽然微微一笑，“老六是女中豪杰，不让须眉的中帼英雄，难怪老

三，老四，老五等都对她倾心，可惜她……红颜薄命，死得大早一些了。呵呵，呢，老七他，好像，暖，很难记得起了……”

怀剑老人低首抚拭着翠绿的剑锷，艰难地道：“唉，老七本是我们七人中最被器重的一个，他才华横溢，聪慧过人，千石的强弓也被他一手崩断。任大哥，记得他十四岁时您就怎么说吗。‘老七再练十年，单止在剑术方面造诣上，便要比我高出许多了’……可惜啊可惜，天妒良才，才过了三年，老七便死了。”

任公的语音一片萧索：“老四老七的早夭，令咱们更加寥落了；莽莽乾坤，寂寂神州，由长安直扑蛮荒，龙城七飞将只剩五骑，唉，夕阳西照，缅怀便如薛苔一般地滋长在咱们的胸臆了。”

“恨杀人的是那些胡马！”怀剑老者一掌击在磐石上，怒道：“数百人千里追杀一单骑，那还不够，乱箭蝗石，火焚油淋；老七虽是千古一男儿，但又怎能匹敌呢？”

任公暗然摇首：“罢了，罢了；昔年叱咤风云的七虎将，只剩下你和我，还谈什么兵法武艺，说什么壮志雄心！”

沉默了好一会。暮色已渐合拢，夕阳余一寸，染黄了这两位沧桑的长者。

怀剑老者缓缓地解下古剑，但却没有拔剑出来，只望着剑鞘，悠然出神，忽然道：“任公，我们虽已老去，但仍健硕呀。江湖日寥落，我未上山前，听闻杭州铁大人已亲自出关……”

任公忽然打断他的话，深思地望着他，道：“兰舟，你今日上山来，可是为了此事？”怀剑老者沉思了半晌，颌首道：“一半是为了此事，任公，江湖寥落，尔等怎能袖手呢……”

任公摇手接道：“兰舟，吾意已决，不再重出江湖了。”

怀剑老者激动起来，嘎声道：“任大哥……”白袍猎猎作响，好一会才平伏下来，沉缓地道：“也罢，任公，其实我又可尝想再涉这江湖上的重重风险呢！”

任公叹道：“兰舟啊兰舟，休怪我这个愧为老大的。这是岁月，这就是岁月啊岁月。江湖险恶万分，我已不想重涉了。记得老五是怎样死的吗？他辛辛苦苦赢了沧州回来，却给大将军因妒才而毒死了，毒死他的药足够毒死二十名鲜卑武士，可怜老五的单枪双缅甸刀也无处施展了……”

怀剑老人黯然点头：“我记得，我们为大将军打出了江山来，但却一一死在他们的手上，要不是老三目光锋锐，自己留在将军府断后，却令我们即刻潜逃，只怕咱们都已死无葬身之地了。”

任公惨然一笑：“老三临别前仍殷切地告诫我们：‘走吧，走向天涯，永远也不要回到这暗潮汹涌的武林来！’真想不到呀想不到，那是三弟最后与我们的一句话了！可恨啊可恨！”

“不过，大将军的弱点乃好色重利，”怀剑老人凄然一笑道：“是以终于被六妹迷得神魂颠倒，被她杀了。她虽胆色过人，但在将军府中，她是怎样也闯不过去的，只得自刎追随三弟四弟的英魂而去；倒是咱们两人，忍辱偷生，苟活至今……”怀剑老人讲到这里，忽然语不成声，难以再说下去了。

任公仰头跌足长叹道：“我们都老了……”

过了好一段时间，怀剑老者才平静地道：“任公，我那个宝贝侄女，怎地不见出来？”

任公抚须笑道：“我那个烟儿呀，啊哈哈，倒是与那从江南来的少年迷上了，哪有功夫见你这老头儿！”

怀剑老人先是微怔，随之笑得前俯后合道：“真的？哈哈，那倒是恭喜你了，哈哈……”

任公也畅怀地笑着：“那从江南来的剑士，你也见过了，我觉得很好，呵呵，不知二弟你觉得如何？”

怀剑老人眉飞色舞地笑道：“好，好，这小子雄姿英发，当年老七初出道时也只怕不过如是耳！”

任公呵呵地笑起来，侧首道：“扫雪，去唤小姐出来，说是二叔来了。”

扫雪垂手应道：“是。”随即自暮色中远去。

怀剑老者目光又回到棋盘中，沉吟了许久许久，忽然笑道：“任公，此着杀机无穷，我实在无法破了，认栽啦。”

任公呵呵笑道：“若论杀机，你比我胜多；但论机心，在这盘棋上我却侥幸胜上半着。”

怀剑老人也笑道：“任公说得正是一——”此时那童子忽然回来，欠身道：“帅父师叔，小姐已到。”怀剑老人蓦然一怔，忽然漫天松针激起，在暮色中直射怀剑老人。怀剑老人泰山崩于前色不变、哈哈一笑，一拨袖，松针已尽收入袖中；怀剑老人把袖一松，大把松针落在巨石上，竟元一遗漏，只听任公扬声道：“烟儿好生无礼，快快出来！”

只见松树后一白衣女子珊珊踱出，向怀剑老人及任公作一个万福，道：“烟儿拜见爹爹，拜见二叔。”怀剑老人拂须颌首道：“好，好，烟儿好眼力，好腕力，好指力，几连师叔也接不下来了。”

烟儿笑靥如花：“二叔取笑了，烟儿不过雕虫小技，一时技痒，想与师叔开开玩笑，请师叔指教……”怀剑老者畅怀笑道：“那又何必说‘指教’，难保你不是在试试我老头子功力如何？”烟儿报然道：“烟儿哪敢，二叔说笑了……”

怀剑老者仍是笑道：“适才箏是你鸣的吗？”烟儿垂手道：“正是侄女献丑。”怀剑老者不住颌首道：“不错，不错，想当年孙六师叔，亦不过如此。”任公也笑了起来，喉音似年青了许多：“老二别太折煞她了。”怀剑老者笑道：“我也不是捧你的女儿，这是真话——只是，那吹箫的是何人？……”

烟儿此时已经行近了。是水，是流水，流水淙淙的流过，是白色的花瓣，开在她的脸上。她的步姿是一道清溪，笑靥是仲夏绽放的白莲。那两道眉，托住远远的蓝山，让刘海轻轻覆盖，把流动的愁载到那长长如黑瀑的烦恼丝里去！眸于是柔情而灵慧的湖，嗓子是湖中心的琵琶，不，婉约的是非常的箏，铮铮纵纵，纵纵铮铮，淙淙地流出来：“……他……他是……柳大哥……奏的……”俏脸突然与落霞相映红了起来。

两个老人忽然相视而畅怀地笑起来了。

烟儿走过去，拖住那两个小童的手，嫣红着双颊，细声道：“爹爹，二师叔，他……正要向你两位老人家辞行。”

“辞行？”两名老人各自一怔。正于此际，山间响起一阵朗吟：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一面如冠玉的青年趋近步止，山重，水重，雾重，青年的双眉却斜飞人长鬓。向两名老人长揖及地：“晚生拜见两位老前辈！”

任公目光一闪，怀剑老者笑着挥手：“此仍繁繁礼节，贤侄不必多礼。”任公却懦懦道：“你……已决定去了？”

青年陡地立得毕直，青袍被山风吹刮得飞舞，青年的躯干就似被钉在地上似的，半丝未动：“世伯，此行晚辈是决定了。流寇人关，铁大人人寡势单，倭贼东侵，只怕七七山的兄弟们也守不住多久了”，江湖动乱，晚辈焉能坐视不理？”

怀剑老者含笑道：“好，好。”任公迟滞的目光转向烟儿：“你也……赞同？”

烟儿的俏脸忽然呈现一片奋悦的霞彩：“爹，女儿当然答应。”

任公怔好一会，才击桌道：“好，好……你，何时出发？…”

那青年目光如剑：“晚辈想现即下山，天下安危，不容一刻迟缓。”

烟儿秋波般的瞳眸闪过一阵哀伤，忽又发出亢奋而安详的光彩：“爹，二师叔，容烟儿送他一程。”

“也罢也罢。”任公呷着茶，没有抬首，挥手道：“去吧去吧。”怀剑老者忽然叱道：“慢着。”忽然一扬手，手中绿剑冲天飞起。直投那青年，暴喝道：“接剑！”

那青年一长身。一扬手、剑已抓在手中。耳际传来怀剑老者苍宏的语音：“剑送你，此后诛贼杀寇，悉听尊便，好自为之。”

那青年凝视古旧的剑鞘了好一会，陡然以左手托住剑鞘，右手抽出一截剑身，剑光耀目，碧森森的光芒如一汛碧水，四浸开来，青年轩眉耸动，以指弹剑，剑作龙吟，青年即捧剑跪拜道：“多谢前辈以此剑，晚辈永不相忘赠剑之意！”

怀剑老人大笑道：“情以待剑！”青年忽起而立，向两人一拱手：“晚辈就此别过！”目中闪过一丝黯然的感伤，即返身，跨步向前走去，白衣的烟儿正在他的左侧。

雪，不知从何时起，已飘着，已飘下来，已飘下来了。任公忽然咳呛起来，挥手向那两名童子道：“去，去，去多添件衣袄，出来奉酒！”

怀剑老人含笑望着任公，道：“老大，您至少已七年未沾过酒气了。”忽又向两名退出着的童子道：“把剑揣出来，酒后我教你们剑法！”那两名童子的眼神一刹那充满了清澈的光彩，飞快地跑出。

雪又浓又密了，哗啦啦地落下来，这边，那边；那青年少女的背影已消失在远处了。任公呆望了一阵，忽然又重咳起来。雪花纷纷洒落在他花白的发上，如顶上已白了头的寒松。

怀剑老者忽然以掌击桌，歌吟：“黯黯青山红日暮，浩浩大江东注。余霞散绩，回向烟波路；使人愁。”歌罢大笑。

任公只是望着满是白雪的松枝，望着布雪的棋盘，喃喃地道：“老了……”

马蹄长啸，自山间隐隐传来……

你死了没有？

没有。

他一定还没有死。

这人恐怕是死不了的！

温弃笔想到了这一点，而且肯定了这一点的时候，他全身都焚烧了起来，震颤了起来。

他惊怕得肝胰都在哆嗦，肺胃也在呻吟。那是一种热，也是一种寒，水火交煎般地挤出他生命的斗志。

温弃笔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这个敌人，他可能早已经飞黄腾达，早在青云之路志满踌躇了。

那一次，只要他肯接受倪大人的委托，把严远去一家全部杀光，倪大人一个高兴，他早就成了禁军总团练，搞不好还能扶摇直上，在朝廷里挂了份官职，那时候，就不必这般在险恶江湖上朝餐风云暮饮雨了。

这敌人害了他，不许他这样做。

更妨碍他大好前程的是：这敌人还替他制造了无数的敌人。

上一次，他和公孙烂眉决一死战。“铁肩铜担”公孙烂眉是个极可怕的对头。但终于还是一招之失，死在他的“一笔勾消”下。按照道理，除恶务尽，理应赶尽杀绝，公孙的后人，决不能留……

可是他的敌人又出现了。

他不许温弃笔这样做。

所以温弃笔非但下不了手，还扶养公孙念牙和公孙念霞一对兄妹成材成人，教他们绝世武功，好了，这还不够，还告诉了他们的身世仇家，现在，他们可要找他报仇了！

这一回，温弃笔可是死了这条心，再也不要理睬“他”了。

可“他”却仍是阴魂不散，要使他吃尽了亏，“他”老是防不胜防地冒了出来，使他做出了“后果不堪设想”的事。

像“火车尾”的那一遭：倪大人的儿子倪均止，公然调戏良家妇女，还一口气格杀了三个证人，受到警告后，视若无睹，罔顾法纪，杀人民家，强奸了那少女，还把帮那少女一齐抗拒的老母和小弟一并儿杀死。

衙里不敢抓他。

他抓了倪均止，交到衙门，不到一个时辰，这倪公子已悠悠然地回到了酒楼，又去调戏另一个妇女。

他那“敌人”又不知打哪儿“窜”出来了。

他火了。

他拦止倪均止的恶行。

结果，倪均止的手下和衙里助纣为虐的公差，一齐对他群起而攻杀。

这一回，他的“敌人”又比他强大了。

他一口气打垮了六名同僚，重创四个爪牙，一刀砍下了倪均止的人头，扬长出城，从此好好一个大捕头、成了流亡天下的逋缉犯。倪大人悬赏的黄金万两，使他随时身首异处，活人变成死尸。

这都是因为他的“敌人”。

因为他的敌人未死。

所以良知未泯。

是“他”把他害成这样子的。

这“敌人”是藏在他心里。

他挥不开、甩不掉。

因为他身上有这名“大敌”，所以，江湖上的人都叫他做“神笔大侠”，只要他一声号令，一纸传书，他们立刻水里水里来、火里火里去、活里活里来、死里死里去。

温弃笔常常自问：

你死了没有？

没有。

他知道这答案。

这答案虽然常使他寒哆、栖惶。无处可栖，但也使他作为一个人，站立天地间，俯仰能无愧，不在来世上这一遭。

只要“他”在，他的精神就不死！

你呢？

你心中有没有这个潜在埋伏常阻碍你直上青云路的“大敌”？

这敌人还是不是仍然活着？死了没有？

女神捕

温瑞安武侠文学系列，武侠短篇一、

因为一口古钟，咬下一个风铃

上方山，余音寺中，有一口古老大钟，相传寺中所奉祭的古神降临古刹之际，钟声不敲自响。

楚山，游手好闲，有豪气，有傲骨，更有的是钱，平生最喜交友和郊游。

楚山住的地方，离上方山一带两百七十多里，他从未听说过余音寺。可是，命运把楚山和余音寺拉上关系，只透过楚山性格里喜欢交朋友和远游，便像吴刚留在月宫里伐桂、许仙偏遇着法海无可改变。

楚山有一位飞扬跳脱的朋友，叫做岳起，楚山为了找他，赶百多里的路。

岳起却赴上方山找高晚息去了，故此，楚山赶到上方寺，不但找到一向乐天无忧的岳起，还寻着整天愁眉苦脸的高晚息，而且也见到这两人新交的一个朋友，叫做林醉。

林醉不笑的时候像一座小小的精致的瓷器，连用来插花都觉得太鲁莽，笑的时候，酒醉的人见了，像喝了杯解酒的清茶，怕热的人见了，像饮了口消暑的清水。

林醉是男孩子，但给人的感觉，却是清甜的。可人的。

楚山不懂为什么。

他生平结交无数，什么好朋友都有过，但只要一时半刻，见不着林醉，就会不快乐。

林醉又常常人影不见，楚山也不能一天到晚抓住高晚息。岳起陪他郊游。喝酒，所以楚山便迷迷糊糊的，晚上放出来的游魂过了鸡鸣五更还忘了回去似的，在城中游荡，忽听远处山巅有阵阵钟鸣，人们都合十梵唱，楚山便循钟声上了山，入了寺。

这一带近年发生的灾劫特别多，到“余音寺”来上香求神的也更多。

在香烟袅绕中，楚山给熏着了眼，眼泪像嚼着了柠皮的唾液涌上来，楚山便想打个香火少的地方靠着。

这时刚好有几个香客跟寺中僧人发生争执，楚山一直往内殿那口比寺门还大的古钟走去，谁也没有留意。

古钟后香火烟浓得像火灾后般稠浓，楚山一面揩着泪水，忽瞥见神龛古神鸠的塑像，十分狞狰，好像漆黑里一记雷电闪照在罗刹夜叉的恶脸上。

楚山吃了一惊，怎么这供奉的神明竟是这个样子？忽听背后所倚的古钟，微微有些声响。

楚山心忖：莫非是神鸠显灵？这口钟一向不是高吊梁上的么？怎么今日却在此处？少年好玩之心大起，也用手掌在古钟上击了两下，再仔细去听，钟内也似微响了两声。

楚山这下听清楚了：敢情钟内有人？他又因这发现而得意地拍了两下，心想：这些和尚装神弄鬼骗人钱财，所谓古钟不敲自响，原来是藏了个“自己人”在里面。

他拍了这口钟两下，也不理有无回应，便离开了，他心里盘算的是：这也不必挡人财路，不想揭破此事，不过把林醉、岳起、高晚息叫来，看看自己的发现，也是件威风的事。

只是他临走之前拍这两下，却给一个眼梢像用一条看不见的绳子吊到鬓边去的中年僧人看在眼里。

楚山回到“飞雷小筑”，那是他们几个常聚面之所，正踱过小虹桥，没有听到笑声，知道他们还没有回来，心里很是失望。

风里只有飞雷小筑门前风铃清脆的响。

楚山忽听背后有人叫了他一声：“施主。”他回过身，就看到一双几乎从太阳穴斜长到鬓边去的眼睛。拥有这样一双眼睛的是名和尚。

楚山还未来得及说话，突然之间，两根钢锥，破桥板而出，自脚心穿透脚背。

楚山狂嚎一声，吊眼和尚平飞而起，双掌向他平平拍出。

楚山临危不乱，双掌平胸推出，接个结实，却觉对方掌力并不如何之际，突觉掌心俱是一痛，原来已给两根几近透明的锐刺穿破！

楚山狂嚎，忍痛长空拔起，吊眼僧人衣袖一扬，一蓬尖刺，全打入楚山体肉内。

楚山落人溪中。

他双脚刚沾上水，足踝已给水中两名僧人斩断；他还未及抵抗，双手又被戒刀砍去；他张口欲呼，吊眼僧人足尖倒钩，倒栽下来，左手抓住他下颚一扳，右手一拔，把他的舌头抽拔了出来。

楚山的惨呼成了吞血的闷响。

就在这时，远处有人道：“刚才是楚山的叫声？”

“楚山？”“楚山？”“楚山，你在哪里？”三名僧人互觑一眼，把楚山按入溪中，再光头一伏，潜在水里，虎鲨般破浪而去。

来人有三个。

三人发现了破桥，跟着看见了血溪，接着有两个人飞掠下溪把楚山抱了上来。

这不过是刹那的功夫，楚山这时已变得没有手，没有脚，不复人形。

他有话，却说不出。写不出来。

但他心里却很清楚，甚至清楚这最后一线的清楚，快要永远消失了。

“楚山，谁把你弄成这样子的？”

“谁害你的，楚山？”

他们抱着楚山进屋。经过门榻时，楚山突然一张口，“格”地咬下门上一个风铃，含在溢血的嘴里，头一歪，终于断了气。

在门槛里外的三个人，怔住，看着楚山像地底温泉般涌溅着血液的嘴，以及挂在唇边染血的风铃。

二、风铃有什么秘密

三个人，看着无声流着的血和无声的风铃，三个人都没有作声。

良久，岳起涩声道：“他死了。”

高晚息和林醉没有出声。

岳起激动地道：“他是给人害死的！”

他颤声吼道：“是谁害死他的？”

高晚息忽道：“风铃。”

岳起一怔，道：“风铃？”

高晚息道：“只要我找出风铃的意义，就能找出害他的人是谁。”

岳起诧异地问：“那风铃什么意思？”

高晚息无言，只叹了一口气。

林醉忽插口说话，只说了一个字：“钟。”然后补充道：“余音寺那口古钟。”

高晚息问：“为什么是余音寺的钟？”

林醉一直在负背的手递出一样东西，那是一只切断的手，掌心穿透，手指屈勾，其中拇。食二指，紧紧握住一枚念珠。

林醉清晰地道：“你们下桥去涝楚山上来的时候，我在河边捡了这只手。”

他的声音如风铃微响般的清：“楚山断手前，抓的是念珠，临死前，咬下一个钟形的风铃，你说，如果不是跟寺庙和尚有关...”

岳起怒喝：“我们去余音寺！”

高晚息喝止：“不可！”

岳起几乎跳了起来：“难道就让楚山白死吗？”

高晚息长叹道：“不是不去，而是不可以这样去。”他补充道：“这样去，余音寺的和尚一个甩手不认，只有打草惊蛇的份儿。”

林醉在这时候问了一句：“两位可知道这附近几个乡镇，最近发生耸人听闻的事？”

岳起摇道。

高晚息道：“这几个月来，失踪的正经妇人。黄花闺女，没有七十也有六十五名，报上县太爷，派了十几个衙差捕快，一点头绪都没有摸出来。”

岳起忿忿然道：“这些狗官，贪功不立功，爱钱不办事，真是王八！”

高晚息笑了一笑，由于他苦口苦脸，这一笑当真哭笑不分：“这贪官叫岳雨肪，外面的人都叫他‘鳄鱼王’，吃人不吐骨头，还跟你同宗哩！他那几个宝贝儿子也都不是东西！”

岳起气得什么似的：“我呸！居然跟我同姓！”

高晚息反问林醉：“你为什么要问起最近的妇女失踪案？”

林醉道：“我沿路几天来问过，那些女子失踪前，多给相师。乱童，术士指出灾劫临头，她们多数都到余音寺求神庇佑，结果，心诚者免于难，其他都……”

他说话时神态清劲中带一抹爽朗的英姿。

高晚息接道：“结果，她们有的连家人一起失踪。”

林醉道：“我怀疑问题出在余音寺。”

高晚息道：“楚山死前，给人拔了舌头，敢情发现了秘密，有人不让他说出去。…

岳起怔怔地道：“难道……难道你们是说……余音寺就是掳劫良家妇女的主谋，楚山发现了这秘密，就……”

林醉打断道：“我们不知道。”

高晚息道：“要想知道，只有去查。”

林醉一笑道：“余音寺很有实力，从县衙到州府，他们都有不少捐献，上上下下都打通。”他这一笑，连艳丽女子看了会自嫌俗气，清丽女子瞧了会自觉装作。“所以不能明查，只能暗访…”

高晚息也笑道：“暗访的人选除了你，再也没有别人更恰当。”

林醉嫣然一笑道：“你看出来了？”

高晚息八字眉一捺，像舞狮舞龙的大头佛永远是那表情：“早就看出来！”

岳起傻愣愣地问：“看出来什么？”

林醉戴上儒帽，一披长发，妩媚地一笑道：“看出来我是个女子。”这一笑之美，可以令人原谅烽火戏诸侯乃出自衷心，造酒池肉林摘星楼的情非得已。

三、庙遇

林醉挽着盛香烛的竹篓，细碎的莲步，丽挽的宫髻，低垂的娥眉，刚好阳光照在她秀气的鼻尖上，白玉似的一点，来烧香拜佛的人，男的不自禁以为诚心动了天与这女子有缘，女的妒羡为什么不生出来便有她三分的美。

林醉微止步，一抬头，看见石阶上高大矗立的余音寺，像一头巨兽正张着千年的大口。

她又低下头，轻细的碎步，走完石阶，走入神殿。

她奉置了铅宝，掏出了香烛，齐了齐香头，便去炉前点火，队所一个苍老的声音叫住她：“女施主。”

她一回眸，便看见一个和尚，年纪应已很老，但五官却给人一种艳丽的感觉，在他身旁，有两个小沙弥，瞧他服节，知道他在余音寺位份极高，便合十道：“大师有何指教？”

僧人道：“女施主脸上妖气满布。若不及时请求方丈师兄作贮除妖，只怕在劫难逃！”

林醉佯惊道：“那……”

艳色僧人正色道：“女施主大可放心，贫僧天刀，隶为余音寺副主持。”

林醉“喔”了一声道：“余音寺三名徽天忍，天刀，天心三位大师，是万家生佛，人所虔奉，得大师指点明路，小女子就不怕了。”

天刀大师道：“请随我来。”林醉跟天刀入了内殿，只见大殿的稠烟，攻到了此处，因为阴暗挤歪的关系，加上这里的灯火，变成一团一团墨汁化水似的，很难辩清事物。

天刀大师沉声道：“跪下。”有一股说不出的威严，但又有一股飘忽的邪气，真如一只母鸡啼出雄鸡的声音一样突兀。

林醉依言跪下。

大刀道：“抬头。”

林醉抬首，烟雾浮沉。

天刀又喝令道：“直视神像。”

林醉只见浓烟处，是一振翅欲飞。长椽碧睛的怒禽，吃了一惊，忽然膝下一空，地下忽裂了一个洞。

林醉虽在惊疑之中，但早有准备，右手袖中霍地一声，射出一道剑光，“笃”地射入屋顶木梁上，林醉手腕一扯剑末所系的细长银练，乌发激扬，人已离地飞升。

天刀怒叱：“果然是来搞场的！”刷地拔出象鼻刀，刀尖向上一举。

林醉正要迎敌下击，忽听梁上轰然厉风，她急往下降，落在侧旁实地，未及闪躲，眼前一黑，“销”的一声，震耳欲聋，眼前什么也看不见。

她短剑一挥，“叮”的一响，知道刺中金属硬物，立刻明白此际自己已被梁上巨钟所罩。

巨钟落地发出巨响，外殿善男信女，以及庙外听到的行人游入，以为古神鸮又显灵降威，按余音寺和尚教导，凡巨钟自鸣时候只要大声念佛，愈大声愈能多福，于是人人大声梵唱，听不见内殿的杂音。

大刀哈哈笑道：“什么大胆将军派来的女神捕，不过如此而已！”

只见一人飘然落地，双手空空，正是那吊眼和尚，后面跟有两个持戒刀的和尚，只听他也笑道：“二师兄，咱这一下放线。钓到了条美人鱼。”这吊眼和尚正是余音寺内第三号人物天心。

两人想顾而笑，忽听“喀啦”一声，窗梭破裂，两条人影飞跃而入，滚地而起，正是岳起和高晚息。

岳起抽拔出双铜，哈哈笑道：“你们也算作恶多端，机警过人，可惜算漏了一件事。...”

天刀冷冷地道：“什么事？...”

岳起一字一句地道：“‘大胆将军’派‘女神捕’来查案只是幌子的，我才是‘大胆将军’摩下的‘笑脸冷血’岳起！”“冷血”是昔年叱咤风云的“天下四大名捕”之一，岳起被称为“笑脸冷血”，在六扇门中诈傻扮癫，刺探情报，办案精厉，出手迅，确有过人之能，冷血之风。

天心怒道：“就算你是‘笑脸冷血’，又能怎样？”

岳起双铜一挥，道：“不怎样？人赃并获，捉拿归案而已！”话未说完，站在天心身旁的两名僧人，刀风陡起，刀光如电，岳起若退后就得背后中刀，岳起如前进则胸口中刀，不进不退则头腰中刀，纵高伏低也得断手伤脚。

只是岳起既没有断。也没有伤。

他的平棱双铜，打碎了刀光，也打碎了和尚的手，更打碎了和尚的头。

天刀吃惊地战栗道：“你，你敢杀人.....”

岳起嘻笑道：“我是‘大胆将军’派出来的人，有金印令符，可先斩后奏，处决俊恶！”

”突然之间，乍觉背后有急风，原来天心趁天刀跟岳起对话之际，已潜至岳起背后，双掌劈出！

岳起的身子，突然俯倒下去，天心双掌击空，掌势一转，向下拍去！

岳起恨天心碎施暗算，忽听天心喝道：“有种接我两掌试试！”岳起一听，觉得对方空手，自己用平棱双铜胜之不武，居然在这迅雷不及掩耳的电光石火间把双铜往腰中一插，空着双手硬接两掌！

两掌刚要触及，岳起只见幽光中天心吊着怪眼狼狽地笑，又觉左右掌心同时一疼，猛想起楚山死后手掌洞穿，待收掌已然不及，当下硬着头皮，双掌合力击出！

“啪、啪”二响，四掌交击，天心的“掌中刺”，刺尖顿时刺入岳起掌上，未及三分，因被岳起掌力巨蕴反挫，倒插天心掌中，穿掌背而出！

天心万料不到对方有此掌功，掌心穿破，痛人心脾，仓皇而退。

岳起正要怒斥对方施加暗算无耻卑鄙，但背后又陡起急风！

岳起猛拔双铜，后发先至，交加背后格住一刀。不料天刀的象鼻刀刀尖一曲，“味”地嵌入岳起左琵琶骨上。

岳起痛得闷哼一声。双铜最末一节，粹然喷射而出，“噗噗”打入天刀双乳胸肋之内。

四、巨钟内的变化

天刀怔住，捂脸，艳丽的脸变成凄厉。

岳起忍痛道：“你有弯曲象鼻刀，我有飞星九节平棱钢。”他的双铜长逾三尺，共九个小节，铜梢末节射出击中天刀，双铜只剩下八节。

天刀强烈地喘息，哑声唤了句：“师兄……”蓬然倒下。

蓦然，神台上的浓烟卷罩向岳起。

岳起警觉，只见那幽异的古神鸪飞掠而起，铁翼直盖了下来，耳际听得高晚息大呼道：“小心！”

岳起平棱双铜一交，勉力架住一击，不料左掌被刺伤，臂骨也给刀伤，把握不住，左铜登时被击飞。

岳起喝一声，右铜突然在掌中碎裂。

把个铜节，呼啸回旋，射向古神鸪。

古神鸪铁翼翻飞，将钢节尽皆扫落，岳起已跃出战团，掠向古钟。高晚息半空斜掠，一面叫道：“莫怕，我来助你……”“砰”地一掌，结结实实，击在岳起背上。

岳起大叫一声，扑倒于地，吐了一口鲜血，待挣扎而起，又吐口血，艰辛苦道：“你……不是人……”只说了五个字，又在咯血。

古神鸪慢慢朋去铁制脸罩，露出光头，正是余音寺主持天忍。天忍坚忍地笑道：“他是人，他是县大爷岳大人的义子高晚息。”

高晚息叹息道：“所有的土豪劣绅，恶霸淫僧，都要有官老爷撑腰，我便是义父派来跟你们结交，弄清楚‘大胆将军’派谁来调查良家妇女失踪的事。”

天忍有点笑不出他说：“高二少爷莫不是把老衲骂成了淫僧。”

高晚息笑笑：“开庙宇来掳劫女子，藏污纳垢，弄脏了佛门圣地，不是淫僧是什么？”

天忍忍不住道：“抓到的美女，是县太爷和敝寺平分春色的呀，高二少这话，可说得太重些了，何况，高二少只通知我们有人来搞局，一直不出手，害得二师弟死，三师弟伤，也真……”

高晚息冷笑道：“要不是我，你能擒得下这姓岳的？没有九成把握，我决不出手。”

忽听梁上辘轴喀喇喇一阵连响，巨钟吊提上半尺，一道深厉的剑光电射而出，在天忍来不及有任何动作之前，已刺入他的脸膛！接着，一条纤细的身影，滚地而出。

高晚息怒叱，凌空飞起，一掌接一掌，击了十六掌，每一击落，林醉都能及时闪躲，高晚息把硬石地击了十七个裂洞，到了第十八掌，林醉贴墙而起，双掌一收，左手短剑，疾地自梁上飞回袖中，右手短剑，霍地自天忍脸内飞入袖里。

高晚息见林醉双剑收回，不能追击，反退了几步，屏息以待，咬牙切齿地问：“原来你真的是‘大胆将军’麾下的‘女神捕’！”

林醉嫣然一笑道：“大胆将军派了岳起来，他不放心这‘笑脸冷血’气做大意，便叫我来看着点。”

高晚息叹了一口气道：“我以为没有人能举得起这口大钟。”

林醉甩甩头发，笑道：“我也举不起，不过我在钟落下来前用飞剑射入吊钟轮轴的轴子里，吊钟升降，我在里面可以操控。”

她清晰慧黠的眼神望定高晚息：“楚山来这庙的时候，古钟是罩着人吧？他大概无意间发现了这秘密，给你们杀人灭口了是不是？”

高晚息的脸像一张滑稽的小丑哭怕了在惨笑：“你除了我一双手掌外，什么也不必问了。”他双掌突如双蝶，翩翩上下起伏，舞了起来。

林醉的眼神像剑尖一样清澈。

无论双手怎样飞舞，她的眼神愈骄傲，愈清莹，愈明利。

高晚息大喝一声，他决定放手一搏。

他大喝一声正要掠起扑击之时，紧接着，背后也大喝了一声，他猛烈一震，疾回身，见是岳起发出这声大叫，再回身时。突然看见肋下多了两样东西。

剑柄。

剑柄仍连着细细的银链。

银链的另一头，仍握在林醉纤细的手里。

剑柄既然在自己胸前，那么剑锋……想到这里，他忽然被一阵夺神丧志的剧痛，巨般涌来，终于仰天而倒。

剩下双掌淌血的天心，还有两个小沙弥，脚也软了，不住发抖，外头依然梵唱不绝，里头浓烟渐淡，岳起呻吟道：“原来你是……”

林醉又一笑。

她这一笑，美得使伤痛中的岳起，生起一种迷醉的感觉。

朋友，你死过未？

“杀人集团”居然公开下令杀他，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太平门”祭师梁浸浸耳中。

他知道这是自己结的梁子、闯的祸。

他自恃艺高人胆大，曾经成功的躲开过十三次暗杀，其中有八次的狙杀手还为他格杀当堂。就连“死人帮”、“杀手壕”、“满天星·亮晶晶”刺客

集团所派出来的杀手，他也一样领教过，但仍死不了。

所以他夸下海口：

“任何杀手，都杀不了我。”

为这一句话，他当然名声大噪。

但也结下不少深仇。

他可不知道，“杀人集团”真的会为了他这句话而下了决杀令。

他的话惹怒了这个顶级杀手集团。

“杀人集团”下令杀的人，一定能杀得到，何况这次他们是公然下令，可见决心。

命令是在一个月内解决梁浸浸。梁浸浸知道“杀人集团”向来杀人，都是防不胜防，无法臆测的，连被杀的人，也不知道自己会是怎样死法，会死在哪样的人手里。这些一向都是“杀人集团”的传统。

他知道这回可不是开玩笑的。

“杀人集团”训练出来的杀手才是真正的杀手。

没有杀不死的人。

没有不可能的事。

——这都是“杀人集团”里杀手们的“信条”。

一听到“杀人集团”要杀梁浸浸，人人都对梁浸浸畏如蛇蝎，怕被他牵累，朋友一下子都烟消云散，而妻子也带着儿女偷偷溜了。

梁浸浸只剩下一个人。

没有朋友。

不。

还有一个。

“下三滥”高手“远走高飞”何止此。

何止此长于轻功。听说只要他开始逃跑，天下间就没有人追得上他。

他在梁浸浸这孤立无援、众叛亲离之际，独跟梁浸浸同一阵线。

因为他也是给“杀人集团”公布下令要杀的对象之一。

而且是比梁浸浸还早一个月给杀人集团“指名要杀”的人。

“决杀”的期间也多延一个月。

他和梁浸浸本来就是老友、好友。而今更是战友、盟友。

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

他们有共同的敌人。

于是，他们成了生死之交，并肩作战。

何止此带梁浸浸离开了住处。

躲进了深山。

吃了一顿梁浸浸亲手炮制的烤山羊肉之后，何止此摘下腰间那葫芦的酒，劝道：“也不知能不能活到明天，今宵且畅醉一番吧！”

梁浸浸同意。

他喝得不多，因为他的肝有病。

但很快的，他便感觉到醉意了。

天旋，地转，然后他就听见何止此问他：“朋友，你死过未？”

他只有摇头。

“我就是‘杀人集团’派来杀你的人，”何止此呛然拔刀，火光映红了刀锋和眼，“你现在可动不了吧？不该大意喝我的酒。”

梁浸浸努力挣了起来，道：“你也不该吃我的烤肉。”

何止此瞳孔收缩，腹肌比他的神志先死了一步。

他放出刀，一动真气，七孔溅血。

梁浸浸一剑扎入了他的心房，用一种同情的语调说：

“你用的只是‘迷魂酒’，我下的可是‘穿肠药’。”他一边说，一边也脚步浮摇，“我也是‘杀人集团’的一分子，用的是‘苦肉计’，借此趁你不备杀了你。”

请、请、请请请

作者：温瑞安

“请。”

“请请。”

“请请请。”

桑拖和方回互相谦让着，等对方先行出招，可是，心里都巴不得一出手就撂倒对方。

可不是麽，决战的意义，其实就是打倒对方。

这一战下来，什麼也没改变。

桑拖的“恨恨神拳”仍然收拾不了江湖上人称：“带酒冲山雨，和衣睡晚晴”的“愁掌”方回。

同样的，方回的“愁愁绵掌”也制不住武林中人号之为“恨地无环”的桑拖。

他们两人，连战十七回合，结果还是：平手。

其实，桑拖最近苦练武功，已有大进，本想一举击败方回，却没料这些日子以来方回也勤修武艺，结果还是平分秋色。

两人武功，皆有进境，是以相持不下，不分轩轻。

可是，这结果能令桑拖满意了吗？

当然不。

桑拖是蒙古人。他是世祖总制院使的儿子。其父置徵理司，勾考诸路钱谷，多方聚敛，巧立税目，是以身居要位，富甲一方。

桑拖却无志於朝政聚敛之事，他最有兴趣的，还是练武。他初入中土时，年纪还小，只望有一天要是能跟中原武林的石锤山庞一霸、百花洲平一君、“追空神拳”张步散等人学艺，或能跟峨嵋金顶天晚上人、“无形剑”李开心、“不发制人”朱梦省等一流高手交一交手，只要不败已是不枉此生了。

可惜是他练了那麽多年，拜了不少名师，结果，就连区区一个“愁掌”方回也打不败方回，是他的好朋友，武功也练得很好。

方回是汉人。

当时，蒙古人根本就歧视汉人，是以汉人南人不得为正官，汉人性命，往往连一匹骡马都不如。不过，桑拖天生侠义，倒不存有鄙视之心。

方回与他功力相仿，他几次都无法击败之；不过，他也从未想过利用权势、身分、声威或叫手下以武力来迫使方回屈服、认输。

不过，无论怎麼说，桑拖心里还是不快的：连一个方回都取胜不了，又如何能寄望问鼎武林、逐鹿中原！

他觉得很颓丧。

是以他千方百计，七赴秦中，找到了少林俗家子弟中的第一高手，武林名宿张佛德，希望这位“立地佛”能指点他一条明路。

他却没想到，德高望重兼且修为已到了光风霁月和光同尘境界的张佛德，与他一晤之後，竟使他得要彻头彻面的重估自己。

“哎呀！”

张佛德听引介人道明身分之後，就叫了一声，一直拿炯炯有神的眼睛磨刀一般的打量着他。然後眼神就凝在他的头上，彷彿那儿正盘旋着叁条金龙四位元神似的。

桑拖倒是给吓了一跳。

“什麼事？”

“少侠来此，有何贵干？”

“只想请教先生，在下勤修武艺，唯一直并无大进，不知有何妙法，能使在下能够脱胎换骨，跻身高手之列？若蒙指点，不胜感激，定当厚报；如果在下资质太过鲁钝，也请直告，从此不枉费心机习武就是了。”

“错了，错了。”张佛德顿足大呼，好像他眼前站着一只会生金蛋的牛一样，“太好了，太好了。”

桑拖在想：或因南宋灭亡，张佛德受刺激太深之故吧，所以才有点……

“你是天赋异禀、人中龙凤啊，”张佛德仍大惊中讷小敞七情上面的道：“你只是一直练错了功夫罢了！”

“什麼！”桑拖不敢置信。

“你的功夫一直练不好，因为练的都是小道功夫口”“……小……小道功夫？”

“练功，要练大道的。你一直只练功，没练气是不是？”

“……练……练气？得要把基础宝夫扎好啊。平时，也有练些外气硬门功、吐纳归息法就是了。”

“那就错了。练功，跟练字、写画一样，都要师法乎上。练气，就得要练内家上层气功，一旦能成，那就无有不通的了。依我看，你天资过人，英华秀发，只是未能善加纵控罢了……不信，你望着我看看。……不是望我鼻子，而是望着我印堂……哦，唔，这就对了：然後你凝神、吸气、运力、聚精於眼神之中，像放飞剑一样徐徐投刺到我眉心来……继续……再集中精神一些……哎哟！”

张佛德掩面，仰天而倒，如受重击。

这倒是把桑拖吓了一跳：“什麼？”

他并没有出手攻击张佛德啊。

张佛德狼狈地爬了起来，好像刚才有人给他当头一棒似的，他苦着脸说：“……厉害：佩服……你的气功！”

桑拖瞪大了眼睛，吐出两个字：……气功！

“对：你刚才伤我，用的便是一流的气功：气功好手，根本不必与人动手，只要动念存意，即可杀人救人上张佛德敛容正色道，”一般庸手，才练拳习武使兵器；真正高手的境界，是手挥目送、意生念起每个伤人於千里之外，弹指万里取人头。你只消懂得如何去运用自己的构、气、神，与天地间

浑然自成的“气”结为一体，自然就能生出大威力了，一点也不玄。不是有很多人到庙里烧香、问卦祈愿吗？结果大都很灵。那不一定是神明显灵，而是结合了多少年来多少善男信女的真心诚意和自己的聚精会神，融合成一种“气”。自然就可以神通过往、预知未来了。那也是一种“气”。能把这种“气”善加运用的，就是我们武术家所梦寐以求的。真是可喜可贺：老弟已有相当修为造诣了。”

桑拖只觉得自己像是一个道旁的乞丐突然获赠金山银山一般，完全不敢置信到了无法适应的地步：“可是……我从来就没有练过……气、气功呀！”

“不一定要知道才有，不知道就没有。东海里有一种鱼，有十六只脚，每到冬天就会爬上荒岛像女人一样的唱着歌，而且边用鱼尾去梳理它头上长的环发哩。你大概不知道吧，可是这种鱼确是有的。”张佛德用字形的脸笑成同字形，“你知道有些人，能够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麼颜色、什麼事情、什麼字吧：还有些人，能够运用目力则可叫梨子落地、飞鸟折翼。此外，有些是诗、棋、书、画的天分，有天分的人根本不必苦修就能有大成的，苦修的却未必能有所成。那些人都是天赋异能，你也有，你所赋的是一种沛莫能御的气；只不过……就像你空有宝刀而不谙刀法一样，还不知道如何善加运用而已。只要你晓得用它，当世高手中，绝少有人能出阁下之右！”

张佛德下断论似的说，像他说出来的话，比铁杵还有力。

“你不但应从今起苦练气功，”张佛德似是禅师对他的弟子作棒喝，“还应该大力推动和发扬这门武功。”

桑拖受教。

他真的全力潜修气功，而且，凭他所拥有的财势和权力，不遗余力的推动和提倡练习气功。尤其是他现在所精研的“天人一气神功”。

为了推动气功的学习风气，他还举办了“天下气功擂台赛”。

他开始对自己早已具备潜存了如张佛德所称的“天人合一无上神功”颇感怀疑，所以就在张佛德引领之下，遍访名师。

桑拖自幼向往中土文化，所以并不似一般蒙古人那麼轻贱汉人；他虽出身於权贵之家，但却是个谦冲虚心，并不曾为高位厚禄所蒙蔽的人。

为证实自己的“气功”是不是“到了家”，他在张佛德悉心安排下，同一代宗师“无形剑”李开心求教。

据说“无形剑”李开心安坐家中，觉心宴朋，只一双银盾上下剔扬，未几，潜入他家中两名刺客便给利剑穿心，横死当堂。座中朋客，均见李开心双眉忽然渗血，以为他受了伤，有问方知：“我刚才以眉御剑，杀了两名刺客。”这件事，满座俱惊。

听说就是一杯水，给他手指一沾，能饮千杯不醉的人喝了，也得醉倒当堂。

他“气功”修为之高，可见一斑。

他欣然接受桑拖的挑战。

一战之下，李开心倏然後躡，连撞断一根白杨树下一条柱子、一幢墙，才稳得住身子，一双银剑也似的眉毛低垂得几乎盖住了眼睛，说：“好内力，甘拜下风。”

桑拖这才知道自己有过人之能。

他决由张佛德和李开心主持这第一届“气功擂台”。

桑拖素来好学不倦，还想更上一层楼，於是在张、李撮合之下，拜会峨嵋山天晚上人。

据说，天晚上人在金顶上大笑叁声，峨嵋山上山下的人都听不见对方和自己的说话；他曾一掌按在“飞来石”上，叁年内，不管是什麼高手坐在上面，都得给他震飞叁个斗。他曾跟一千叁百里外的“追空神拳”张步散说话，就像跟对面叁尺远的老友闲话家常一样。别人问他是不是神仙，他只笑说：“我用心说话，说给天听；他对天说话，说给心听那又同需在意远近？既然无处不是心，更何处无天！”

天晚上人却不肯收桑拖为徒。

因为他觉得桑拖的“内气”不在他之下。

桑拖这回说什麼也难以相信。

於是两人又比试了一场。

两人隔空对一棵桑葚树发劲，然後各执一粒鸡蛋，“就当它是一支钢镖，连劲向树干掷去。”

桑拖在不知如何是好的心情里，只好请天晚上人先行试功，他好效仿。

天晚上人在投出鸡蛋之际，蓦然，仿佛是眼前一花似的，“那棵树”往旁“挪移”了数尺，是以鸡蛋击空，在地上碎裂。

然後“那棵树”又“回到”原处。

这情景快如电光石火，却令桑拖疑真疑幻。

之後天晚上人便交给他一粒蛋。

这回轮到桑拖注力於蛋内，投向桑葚树。

这一次，“树”并没有动。

那粒“蛋”，也并没如期发出“大威力”一样，跟一切“以卵击石”的蛋一样，碎裂在树干上。

桑拖很失望。

看来，比起天晚上人，他的功力还不算如何。

岂料天晚上人却一副叹为观止的样子。

他拉着正感到沮丧的桑拖上前，只见那颗碎裂鸡蛋里流出来的蛋黄上，竟“长”满了“胡子”一般的東西。

“天！”桑拖实在搞不明白，“这到底是怎麼回事？”

“还是你的功力深厚，”天晚上人解释道，“上天有好生之德，以我们的功力，拈花撷叶，即可伤人，以蛋投树，也必树毁叶枯。唯此树却与我们无怨，是以心念善缘，气注於物，物我生情，我投蛋时，树便有了灵性，让开一旁：正是树不伤我，我不伤树。你呢？因功力尚未能善加运用，虽以大无匹之力注於蛋中，但却无伤害这棵树之心，故这粒蛋迅即“成人”，长了“胡子”，来消解你全无杀念的元气。我的气功只不过能使物暂有灵性，而你的气功却能使蛋有了人牲，还是你高上一层。”

桑拖这才明白过来。

“气功擂台上如火如荼的展开，高手如云拚斗舍死忘生。由於有桑拖的大力支持，这气功擂台便得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有瞩目表现者，还会被朝廷擢拔为武官。桑拖也给众家奉为圭臬，出来主持大局。他还须当场作示范表演。他表演了叁次。张佛德给他震下台去。李开心捂心而退。掌声雷动而起。这时候，气功名宿“不发制人”朱梦省倏然而至，跃上台去，要“领教领教”桑拖的气功。

桑拖有点心怯，但试着向他发动。

朱梦省依然纹风不动，但神情却十分震讶，只说：“这算什么气功！”

这时候，天晚上人一跃而上，一面叱骂一面运展气功，怒战朱梦省：“好小子，咱们的过节还没了，你就想越级挑战咱们台主？”

两人势均力敌，自台上打到台下，引起场面一阵混乱。

张佛德连忙跳上台去，主持大局，安排擂台挑战赛依然进行。

在大家你让我让的：“请，请请，请请请。”声中，各出奇谋、各施绝招，为争名位，拚你死我活。

未几，天晚上人和朱梦省又气咻咻的回到台上，两人决战的结果，似乎不分胜败。

朱梦省却公开道歉：自己没按照规矩上台挑战是不对的，但他仍要在擂台比阵，并要向桑托再次挑战。

桑拖以忐忑的心情应战。

这一战，互发气功，两人都不觉如何，只是在突然之间，朱梦省右颊出现五道指掌红痕，再卸去外袍，只见内服里穿了五个指头般大的小孔，他叫了一声：“惭愧。”便认败而退了。

桑拖虽然不知自己用什麼手法击败了朱梦省，但他知道气功总有它的道理，毕竟赢了总是件好事。

这之後，就没人敢跟他挑战了。

擂台继续进行，一战又一战比斗下去，有的人重伤，有的人轻伤，有的人内伤，有的人藉别人的重伤内伤轻伤而扶摇直上。

终于，“气功擂台”的名位决定了：金顶天晚上人名列第一。

“无形剑”李开心和“不发制人”朱梦省同列第二，平分秋色。

“立地佛”张佛德位居第叁。

他们都一致推举：桑拖才是真正的“台主”，因为他潜力过人，禀赋殊异，日後定能在气功上独霸天下，举世无双。

“气功擂台”就此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下了场。

天晚上人给册封了个名号，在峨山上开起道观来。

李开心和朱梦省都成了御前侍卫，张佛德则升了个文官。

“擂台赛”选拔出来的高手，个个都有了“出路”，就像美丽女子分别有了“归宿”一样。

“擂台赛”过後叁个月，桑拖才见得着力回。

方回带点揶揄的说：“那几个月，你身边尽是高手让着，找你真不容易。”

“没办法，那几个月，我实在是忙透了，”桑拖说：“不过，忙得也很值得：知道自己武功大有进境，终究是件开心的事。”

“哦？”方回目中闪动兴奋的光芒，“听说你是”气功台主”，我倒要领教领教。”

“你现在可不是我的对手哦，”桑拖满怀自信的说，“我不想出手伤了你。”

“废话少说！”方回生气的说，“受伤是我的事口动手吧！”

於是两人又比划了起来。

桑拖本存不想折辱方回之心，但见对方攻势凌厉，收拾不下，只好向他七次施劲放气，结果桑拖给方回打倒在地。

第一次，桑拖彻底败於方回手下。

这使得桑拖“加在梦中”。

“怎样？”方回带点叹息的说，“果然给我料中了。”

“你、你说什麼！”桑拖懊恼地叫道：“这、这究竟是为什麼？”

“你根本就没有气功！”方回毫不客气的直斥道，“就算有，就像琴、棋、诗，书、画的天才一样，也得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练，才能把握的，那有睡一个觉睁开眼睛就成为无上高手的事！”

“可是。他们……”桑拖叫道，“我是赢了他们的呀！”

“他们为了要藉你的名义权势，来办气功擂台赛，为了要吸引朝廷的注意，以便升官发财，当然要利用你呀！”方回说得不留情面，“不引起你的兴趣，不先使你沾沾自喜，以为是自己办事，又怎能使你出动人人力物力、不遗馀力的在推动这件事？所以……”

所以朱受“通知”便飘然而至约朱梦省，一上台来就几乎揭穿自己毫无“气功”可言的真相吧！後来，天晚上人大概引走了他，对他说了些什麼，他也一起来演这一出戏了。

那些“有胡子的蛋”、“会走动的树”，全是障眼法吧！

桑拖愤怒地想起：那些人满脸笑容，谦让地说：“请。”“您请。”“您先请吧。”结果，一动上手，正是把自己的同门、同僚、同好或同道，狠狠的打得血流披脸、非死即伤的，可是嘴里还是谦虚自抑得已五体投了地似的。

桑拖为这种矫情的虎饰而感到憎恶。

请你动手晚一点

焰焰的回忆：女人总是为情所苦的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件事。

为了高曾花，一切都是值得的。

一个人可以为一件事或另一个人大怒大喜、大起大落，甚至一生的精力都献出去，那是不虚此生的；怕只怕这一生中没有目标，不值得为任何事情付出心力，混混沌沌茫茫然但又过分清醒地拖著来活。

戴冲寒最好不要来找我-为了这件事，他一定会杀我、杀曾花，为了曾花，我只好杀了他。

除了师傅，除了曾花，谁都不知道我已练成了“神手大劈棺”。

我知道戴师兄是个好人。戴师哥很信任我。他是个武学奇才，他的“大折枝手”是“孤山门”里自当今的大师父夏侯楚唱外，恐怕就数一数二的了。我对不起他。我佩服他。可是为了曾花，我不管了。高曾花是我的，不是他的。他来杀我，可以。他要伤害曾花，我杀了他。我不等“孤山一脉竞武大赛”那一天了。我要用“神手大劈棺”，杀了他。

在遇见戴大嫂-不，高曾花之前-我不晓得自己应该为谁而活？为“竞技大赛”的一夕扬名？我岂不是变成了“大孤山派”和“孤山门”之间的“秘密武器”了？但在遇见之前的岁月里，高曾花想必是为情所苦。

戴师哥是个了不起的人。当年，“七帮八会九联盟”的“多老会”、“孤寒盟”、“猛鬼帮”三起人马，聚众要歼灭“孤山门”和“大孤山派”，就是

那时候，戴师哥不避众讳，力主把“孤山一脉”的所有实力合而为一，以应战来敌。

他说得一点也不错。他要比我长十二、三岁吧？他说的话，一是一、二是二，就算是壹万叁千陆百肆拾壹，也就是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一，不多也不少。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有岩石一般的意志，豹一般的胆子，鹰一般的眼，铁一般的拳头。

他敢担当。

他予人信心，让人安定。

那一次，我还小，我在人丛中听他来大孤山慷慨陈词，我血气一直冲上了发梢，久久不能自己。当时，有人赞成他，但不敢声张，有人反对他，骂他是“墙头草”，“大孤山派”的大罪人胆小鬼，把唾沫星子啐到他脸上。

可是，那一役，他联同了“孤山”门里帮中的一切力量，杀退了我们的共同的敌人。而他身上的血，就算在浓郁的夜色里夜色里也流得像一扭扭的黑河。但他仍是站得笔直，扶着跟他一起去拼命而负伤的兄弟，就像比海水还老、比雕像更硬。在那一刻，我就在心中起誓：有一天，我要学戴师兄，跟他去杀敌。

不过，待大敌退走后，他仍是他，我还是我。我是“大孤山派”老师父楚寻魂的亲传弟子。他是“孤山门”的第三代弟子中第一好手。

后来，我们派里作过检讨，都一致认为不该让戴冲寒独占鳌头。派里好手，应勤加用功，应头赶上，一脚踩下。也大概是在那时候吧，师父就把“神手大劈棺”有步骤的传授了给我。

而今，我已经学成。

对“大孤山派”而言，练成“神手大劈棺”，就是我派壮大中兴时；但对我而言，练得“神手大劈棺”只是我的吐芽，见到戴大嫂-高曾花才是我的花开。全盛的花开。

初见高曾花，是一个恼人的意外。她很静。静得像一朵夜里的花，白色的，开得灿烂、风华、绝艳却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但我看见。我知道。但我不知道这个在我心里千呼万唤好像陪我走过七世三生熟悉的陌生女子是谁。

那时候，戴冲寒不止在三年一度的孤山一脉比武中全胜，而且还是全盛时期。他高大、豪壮，敌手都折服在他的“大折枝手”下。他一胜再胜，但绝不趾高气扬。他就像一株神木，下了擂台，他找到高曾花，她就像老树旁的一丛小花。月夜的花。

当我看见戴冲寒用一种老树的情怀来看她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写不下唱不出挥舞不去我的痛苦。啊，是这样令人痛苦的伤心，是这样令人伤心的痛苦。为什么要让我遇上这样一个比花还女性的女子，她身边却又有比山更男性的男人。

我这才知道有恨。要忘掉偏偏忘不掉。设法忘记的只是忘记而不是记忆。她长在我内心了：树大根深，就算连根拔起也依样顽强的生存。

我在深夜里仍不能停止我对她的思念。那夜，戴冲寒和她经过我的面前。戴师哥说：“曾花，他就是我三年后的近敌；焰焰，他的人就像一朵火焰。”她一笑，叫了一声：“战焰焰。”有一种出奇的贞静。那时候，戴师哥正在全盛的全胜中。但我知道，真正全胜和全盛的，是他身旁的女子。遇见她是一种幸福而忧伤的感觉。就算一向从不喝酒而只好去喝醉了的我，还没

有法子去忘了她的一颦一笑，带点凶悍的温柔。

从此我怕夜晚。怕想起她。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重要的。不求无敌，只怕梦碎。

我不能停止我的思念，只好向师门要求成为跟“孤山门”的“鳔”。“大孤山派”和“孤山门”不能天天明着殴斗不休，“鳔”就是两派之间寻求勾通的中间人物，但作为一个“鳔”，派里的汉子都不肯干；我肯，因为戴大嫂就是“孤山派”的“鳔”。

于是我才能常常接触到谢大嫂，不，高曾花，曾花。门规森严，势成水火，我除了用这种办法争得于她相见，那还有什么办法，她身边带着两年前生下的孩子，像一个铁铸的馒头，跟他爹一样，只不过他爹已成了一座豪壮的山。岂知见多了更痛苦。我像是患了疾病，但没有病源。我们服了毒，但不能因毒而把胃割去。我只能对花对月说心声，对她？我只能说牛庄、老边、三岔河都是咱们的地，千山也是我们大孤山的地盘，至于摩天岭则归她那一门。这是哪一门的话题？到头来，见多了，越发觉得她有一种分明不知情的美，而我的思念，单调而疯狂，居然乐此不疲。

这样下去，我就完了。过分脆弱是一种自我的折断。我不管了，我要冲出去，至少，冲破总比认命。那一回，去喇嘛洞和杨树湾子的各路英雄商讨反扑“七帮八会九联盟”的大计，并研究如何救回给“衣冠帮”掳去的师妹钦小佩的事。那晚我们在白庙子过宿。五角儿和沈戚亲邀我洗温泉、嫖窑子。我去了。我从来没有嫖过，事实上也没跟女子好过。但我去了。

白庙子里最有名的瓦子是“一撮红”。我原先不知道，五角子他们告诉我的。“一撮红”里最红的姑娘是“玉板白”。大概是我正经的出了名吧，从不去胡闹，也从不沾女人，而今又喝醉了还逛瓦子，他们都直了眼，把“玉板白”“让”给了我。

“玉板白”的确是白。她高、瘦，像一捏儿白面条，眼耳嘴唇鼻都精雕细刻出来似的。

衣裳里的身子更白，因而更显得她头发不可思议的黑。黑白分明。分明这是柔媚的女体，可是我就是不能集中、无法专心。偏是那夜“一撮红”客满，五角子那坏小子挤到我房里来，他拥着另一个女子狎戏调笑，并以一种强暴的方式撕碎那女子的衣服，还沾沾自喜，引以为雄。

他令我无法忍受。“玉板白”对我很好，很轻柔，也很耐心。但这使我更沮丧、挫折、颓然。五角儿随时过来表示关注，在他心里，一定在调笑这个所谓一帮师兄弟里第一好手，在这种情形竟这般不济吧！或许是他使我分心，或许不是他。我只有把“玉板白”遣走，当然，“度夜资”我是照样如数付出，还多给了她几两银子。五角儿大呼可惜，说我不要他可要。我几乎没有把五角儿打下榻来。

他一定是以为我老羞成怒了吧？谁知道！我连夜打马狂驰，赶回孤山，经过苏子沟，就看见一个白影悄然而立。水流像安定的乳河，在月光下闪烁闪烁。在河那端的女子在远处陌生，在近处熟悉，她是高曾花。

这么晚了，她出来做什么？

河床上有乱马踏过的痕迹。后来我才知道，戴师兄刚率一队人马离去。他是想在我们发动攻打和营救计划之前，先出奇兵，偷袭敌寨，救出师妹钦小佩。他也许做到了这点。可是，他也许永远想不到，那晚，他把嫂子，噢，高曾花留在苏子沟，那是错的。

那晚，我喝了酒，刚醒。她也喝了酒，才醉。

她听到马蹄声，宁静地抬头，连美丽也七宁八静的，比月亮皎洁，也比月亮肃杀。她好像先看到她和我的水中倒影，才看见了我。

这一刻我见到了她。才知道我对她已经死心塌地了。她的眼色冷得像暗杀的匕首，炸出千钧一发的光采，但她身子却是热的。这一刻，她就是我的刺客。我对她拿不起、放不下、离不开、弃不得。她是我的所爱，我的所爱在永远。

她在月下冷如弃匕。“我的脸红吗？”她问我。我已知道她喝了酒。“我的脸热吗？”她又问。我点头。她蹲下去照映水流。黑发披着白衣，令我喉头忽感到干渴。我知道我接下来所作所为会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可是我不管了。

我用手大力地拥住她的肩。她的肩比发还柔。她哼了一声，像骨碎了，又似心碎了。我问她：“你……”忽然问不下去了。我吻她。亲她。她愣住了。完全愣住，然后又是一种异常的炙热，从推开我到迎合我，都是轻柔而炙热的。

我拥住她，像拥住所有的幸福。我不能放手，因为这已是我的全部。“焰焰，我们这是伤人伤己。”她说。

可是她无法隐瞒，因为身体的语言才是最直接的语言，而她的身体是寂寞的。

也许我敢于交出真情，有本事去做这不顾一切的事，我用手读着她，一怀都是蜜意。只有在这一刻我确知她在流泪，以此来抚平我们的喘息。她似乎在饮泣中说了几句话，但我都没听清楚。

我不知道女人。但要不是我深爱她到了不能断臂绝毒的地步，我想我是未必能承受她时而贞静温柔-时而悲狂剧烈。那大概是燃烧的雪还是结冰的火吧？那么就烧死我吧，不然，就把我结成千年的冰。

女人总是为情所苦的。大概戴冲寒是个不解风情的人。

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会有那么幸的运。我得到了她，更珍惜着她。之后，她说：“我们都喝醉了。”要不是她梳理那一把黑如长瀑的发，我不敢置信前一刻在握臂弯里喘息的会是她-高曾花。

她冷然在水边再端详一眼，面颊已不再酡红，像月夜里偶尔临照的情女，破晓时便要化作幽魂一缕。

我能再见她吗？我既不能忘记她，我也不要她的忘记。这一夜之后，我几疑在梦中，直到相思变成一种惊人的单思。这使我越发肯定：为了她，我可以放弃比武，不当掌门，甚至可以脱离“大孤山派”，伴她到天涯海角去，不惜一生逃亡。

如果戴冲寒要杀我，我不还手。可是如果他要伤害她，我就拔除他，像铲除一棵挡在路央的古树。

不要逼我这样做。

我们！

这是“我们”的时候了。

谁都不能忍受这情景。他一定会杀死曾花的。就算他杀死的是我，曾花也活不了。孤山一脉，门规极严，叔嫂之防，更不可逾。而今一切该犯的都犯了，不该犯的也犯了，只剩下血和力的对决，看谁跨谁的尸体过去……。

我要杀他。

-像砍一棵树。

巨大的树。

-用我的“神手大劈棺”！

也许我该惭愧，但我绝不后悔。

高曾花的独白：女人是不可以虚掷光阴的

他不能杀他。

无论如何，焰焰都不能杀冲寒！

冲寒不该死，该死的是我们。

-焰焰还有我。

我一向都是个恩怨分明的女人。一向都是。这一刻也是。

我初与冲寒相识的时候，佩服他已到了崇拜的地步。其实谁都一样，孤山一脉-不管是“大孤山派”还是“孤山门”的妙龄女子，有谁能不对“大折枝手”戴冲寒芳心默许？尤其在他孤身奋战，七度退敌的那段光辉岁月里，任何女子只要给他看上一眼，心里难免都会失声惊呼。

就算是“七帮八会九联盟”的女子，又有哪个不为戴冲寒这个名字而心头一热过？

我也是。

-在“孤山门”里，我的“小桃花剑”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但每遇大战，只要是戴师哥一上阵，我的“小桃花剑”当真只能挑挑花，不能算剑，更不能算是剑法。

……戴师哥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汉子哪！

我在这么想的时候，绝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是他的妻子，也永远没有想到，今天会闹成这样子。

那时候，我有个师妹钦小佩，她佩服钦羡戴师哥一如她的姓名一样。她常常对我谈起：戴师哥怎样怎样……戴师哥如何如何……

不管如何怎样，我都是个爱恨分明的女人。我们门规严峻，禁忌繁多，男女之防，尤其苛厉。但谁让我们都是同一门里的人呢？有次我见他在人群里看着我愣愣的，也不知是不是看着我。我想：要是看到我这样一个美丽女子又怎会这样愣？一时好玩，便过去逗他：“喂，你在看我？”

哈！他竟傻大个儿的红了脸，愣了半天，我我我我我我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我觉得好笑，就学着他的声调跟他胡闹：“大大大大大大大哥万岁！”

他大概给我吓傻了吧！哪里跑出来一个痴女孩？

次日，我奉命去徐家屯、万家岭、阎家店征收茶与香药的交引，以瞻京师。不料，在半径上，戴师哥突地跳出来，拦住了路，我还以为是山里哪一头给果子大晕了的蠢老虎，或是哪座山头上的哪根葱的拦路劫匪，却不料是他。

他拦只为了说：“我……我我我……我昨天是在看你。”以一种认错的口吻。

他还反问呢。“你为什么叫我做大大大大大大大哥？”他记性可真好，我总共叫了七个“大”字，他如数记住了。

笑得我。

连我同行的师妹们，也笑得前俯后合。

没料，我们在那一条路上，后来真遭了劫。来的是“猛鬼帮”的七名好手，杀了我们三人，伤了我们两人，就只劫了我去。

我们的人马立即回去孤山请救兵。路上正赶上快快回山的戴师哥。他马上单人匹马反扑“猛鬼帮”，连毙敌六人，剩下一人，因为一直是那人力阻别人玷污我，我叫戴师哥不要杀他，他就饶了他。

他可不止一次救了我。

每次我有难，不管他在哪里，不管他在做什么，一定都是他第一个飞骑来救我。他像一棵古树，托着我头上的半壁山，让我遮风避雨，让我攀附缠绕，让我觉得，今生何妨就这样过！

唉，就是这样，我在别人的艳羡中，以及钦小佩的妒恨里，和他成了亲。

从此以后戴冲寒和高曾花就过这幸福美满的日子……是这样的吗？故事都这么说。传说也这么说。可是，事实并不。

也许，戴冲寒不是跟我成亲，而是选择了厮杀做伴。每晚睡前，每晨醒后，他都不在我身边。他还在为“孤山一脉”的前景和将来去冲、去撞、去闯、去继续他的一仗功成万骨枯。然而他的功未成，骨也没枯，只常带回来一身的血和不吭一声的伤口。

原来他是留不住的。来是像一个混沌，去时如一道旋风。

我怕冷。可是在秋天，他没有留下来伴我，温暖我。我畏寒。可是他在冬天里也没有来过，以呵温来呵温我已结冰的指尖。我已像一只残蝉，可是他甚至听不到我微弱的呼唤。

初时不是这样子的。他如火如荼的铁髭老爱印戳在我的颈上，我在他的手臂里是一只鱼网里的一只虾。他用狂烈写下了我的空虚、我的寂寞、我的冷。他那温柔的凶悍，使我快乐的痛楚。我们就在那时候有了鹰鹰。

但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子呢？有了孩子的前后，我已懂得做为一个妇人的欢愉了。我常在狂欢中覆身于他，可是他总在躁郁和沮丧中二选其一。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金戈铁马，决战江湖，这样一个汉子，竟只能赴沙场，而不能去面对一张床？

我想他还是疼我的。一定是我做得不够好。但当我做得更好的时候他怒气冲冲的就走了，宁可带着伤和伤口回来，不痛呼半声。那时候-那段日子里，我真是……我以为我不是一个女人。

我大概不是一个女人吧。或许我只是一个在风中哭泣的女子，在风中啜泣的女子。我不能说予人听，只能说予小小的鹰鹰听。鹰鹰是不会明白的，但小小而可怜的他，曾用他小小而可怜的手来触摸他娘亲的眼泪。我跟鹰鹰说，是因为冲寒每次会来，都不看我，宁可去看鹰鹰，搂他、啜他、吻他、把他抛高又接住，在小孩一次又一次惊笑声里他像一个男子汉的呵呵大笑着……鹰鹰可曾把娘的话告诉了爹？

-孩子的爹，到底你生气我什么？

谁能拒绝岁月无情？我的眼角已开始有鱼笑纹了。就别让我盼到白首吧！我们为何渐渐变的沉默？难道我们已无话可说？你在弹指千里取人头，而我正红颜弹指它。时间总是掳走希望的劫匪，我的岁月已印在眉间。你不是要我老时才来对我作迟到的关注吧？哎，女人是不能虚掷青春的。

我要撕裂空虚，击碎寂寞、燃烧冷。我明明是当年多人追求的一个女子，为何却让你不当是一个妇人！就在这般岁月里，记不清到底那是那一天，

我见到戴冲寒常常在嘴里提起，十分异重的-战焰焰。

-一个这么美艳的男子，却有这么忧伤的眼睛。

我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他该穿蓝色的衣裳，唱起歌来一定很好听。我想到他的歌声的时候，他还没有开口跟我说一句话。第二个想法是，这样一个男子，可以提笔画画、可以弹琴赋诗，但不像是拿刀杀人的武林人。

但他确是！而且还是同为一脉却为宿敌-“大孤山派”近年来年青一代的佼佼者，武功听说直接威胁到戴冲寒的战焰焰。他秀气、斯文。但同门里正流传着他杀敌如一朵艳丽的火焰。

这真是一种潇洒的不幸。

更不幸得是我看出了他看我的眼神，似怀着伤心的牵痛，那正是映照着我，燃烧不息的旧梦前景。

不幸虽然不幸，但不一定就会发生-如果那晚，冲寒不顾我的挽阻，一听到钦小佩被“衣冠帮”的人掳走，他立刻便要去救的话.....

我不许。我知道小佩的为人。她是个为了男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女人。她根本跟“衣冠帮”的钟擒、钟授有交情，是不是真得被人劫走还不晓得，但要引冲寒去救她倒是肯定。

她一直都在妒忌我和冲寒在一起，她想尽办法让冲寒注意她，舍弃我。

我拦住冲寒的马。那匹枣骝马长嘶起来，像它踏着的是火的盖子，要衔住自己马尾一般的回旋踢着蹄，不知道为什么这般愤怒。冲寒问我：“你要干什么？”我说：“不许你去救她。”冲寒烦躁起来，就像他胯下的马：“她是我们的人，我怎么能见死不救？”我蛮起了心：“她会没事的。”他虎虎地问我，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么凶过：“你怎么知道？”我只能说：“就你不知道。”他用力鞭鞑他的马，我叫了起来：“你就撇下我在这里么？”他已远去，声音透过渐远的蹄声逆风传过来：“你有武功，你会照顾自己。”

于是我想起他的绝情。难怪他会冒死去救钦小佩！想到他以前为了救我而流的血，而今却正为另一个女子流了，我就恨不得让他回来的时候只看到江边我的尸体。-至少，这样也许能换来他一时的伤心吧？

这时候，上天和月亮却偏偏让我遇见焰焰。

我没有办法去抵受他的眼神，为什么这么清俊纯情的脸孔却有这样一双忧伤的眼神？大概是他对我的相思已到了一定火候之故吧，眼里有着千般痛苦和恨-我在他眼中照出我自己的。

他碰触我的时候，我已忘记了感动，忘记了感觉。我接触到他身子的时候，忽然，发现他两肋之下有气穴鼓荡，那正是练“神手大劈棺”的征兆。-莫非他.....“神手大劈棺”正是足以克制“大折枝手”的独门绝招！

刹那间我有这样可谬的想法，如果我随他的心愿，想他这样一个为我而活的男子，他日我去求他不要跟冲寒决战的话，他理应会答应我的吧.....？

就为了这样一个可为自己解脱的藉口，我仿佛有了一切理由，做一个有反应的女人吧.....我以自己也觉得吃惊羞耻的热烈，使我迷眩于自戕一般的欢狂和狂欢中。

“做出这样的事.....”我曾饮泣着说：“.....我们都不要活了.....”我不知道焰焰有没有听见。他像一个大孩子，以依依不舍和一心待我来变成一个成长的汉子。

经过这件事之后，我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似的。回到家里，连鹰鹰在啣

哭我也不敢去抱他。冲寒一夜没有回来。到了第二天，钦小佩却回来了，披头散发的冲了进来，在我面前大骂冲寒不是人，而且还不是男人。

我刮了她一巴掌，冲寒刚好回来，看也不看钦小佩，只跟我用诚挚如耕地的声音说：“对不起，她确实是诱我过去，我错看她了。”

但愿我不曾听到这应该由我表达的歉意却出自他的口。这样只证明了：他跟她是没有暧昧的，但我跟焰焰已……

“孤山门”和“大孤山派”的人怎能容得下我们？冲寒怎么容得下我和他？我自己心里……又怎容得下自己！！天哪，我原只想使他伤一回心，结果我伤了谁？

如果我只为冲寒不该把我的深情置诸不顾，而一时行报复之念，往后我跟焰焰的偷欢又怎能作何解释呢？啊，我竟是这样一个人-我竟是这样一个人忘形的女人！在惩罚降临之前，我应该当先行灰飞烟灭！

我每跟他好一次，就想，我要求他跟冲寒交手时认栽……好像这样想着，心里就会好过一点似的。我今晚主动去找他，就是要说明这一切的。我觉得已经有人在留意我们的事了。沈戚亲和五角儿这两个家伙，神神秘秘也鬼鬼祟祟的，常在交头接耳指指点点。这样的关系不可再继续……今晚他又来了，我要对他说清楚，他欠我的情，就还给冲寒，他不能施展“神手大劈脔”……我们绝不能再这样下去。

没想到，门突被踢开，冲寒冲了进来，连同一阵杀气腾腾的寒意。焰焰马上拦在我身前，向我丈夫出手，以他的“神手大劈脔”。

不行，他不能杀他。我跟他好，那是我错，我还是支持我的丈夫，我突然拔剑，刺进他背后，也许也刺进他的心房吧，他很痛的回过头来望我，大概没意料到我对他以这样绝情的答谢，而且我们是这样的未曾深爱已绝情。他眼里流露出一种痛心的凄艳，但很快又捂着胸，安详地闭上了眼、平和地逝去。他是伤心而死的吧？大概没有人像他死得那么伤心了吧？死得像一个伤心甜梦中，所以也那么地安宁。

唉，人生不外是在寻找一个简单而美好的结束。“我只是要你伤心刺激；”我告诉像当年拦路时楞住了一般的戴冲寒说：“但他不可以杀你。他要杀你，我就杀他。”我知道已失去的和即将逝去的都不能再作挽留……然而，鹰鹰还在床褥上，安详地恬睡，他的好梦犹未惊醒呢……

他知道他醒来之后就是个失去娘亲的孩子吗？

戴冲寒的想法：女人是不可以独眠的

我错了。

因为我错了，所以他们必须死。

-一个是最识重的师弟，我以为他日后能取代我，促使“孤山门”和“大孤山派”紧紧的团结在一起，再也不会分裂，再也不必受外强之辱了！

-一个是我所爱，我温柔的妻。

我一向都认为，孤山一脉不该再分裂，甚至敌对。大孤山派聚居在大孤山上，自认为那是宗派的原创地，用心习武，不求外骛，一个孤山弟子应以武林事为职志，不可随波逐流，并出世为侠。孤山门则主张一门一派要壮大自强，必须得要有财力和人事上的协力，才能创一新局，况且，人在江湖，怎可求自清于浊，而不去浊扬清？于是聚货于孤山市，立意入世为侠。彼此都是以侠道自居，但各执其是，互不相让，双方斗了十几年，到现在，还是缠战个不休。我甚至觉得有敌人潜入了我们内部，来离间分化我们，让我们

互相猜忌、互相残杀，而他们则坐收渔人之利。孤山一脉始终不能强大，饱受“七帮八派九联盟”得侵掠，便是职是之故。

我知道焰焰师弟资质很好。如果他比我强，我原意让贤。事实上，这些年来，我自孤山大比武取了“战将”的虚名，从此，不是伤人就是为人所伤。

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既不是石头，又不是铜像，所有的伤也是会痛的。我去救曾花被掳的那一役之后，已渐渐觉得有许多事，已开始力不从心了……。我多想把自己的虚衔交出去，然后开始静下来，爱护曾花，养育鹰鹰，甚至不惜离开孤山，退出江湖，和曾花一起去流浪……。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原来得到的不等于拥有，失去的已来不及挽留。

我错了，也许，五角儿虽然不长进，可是他有一句话敢情是对的：

“女人是不该独眠的。”

我不相信他的话。他一向是个不学好的无赖。可是等到沈戚亲也这么说的时侯，我揍了他，但我的心像沉船一般一直沉落到了底。

我能怪曾花吗？我自己心里比谁都更清楚。这九年来，我把爱似乎都从曾花身上转移到鹰鹰身上，其实她不知道我是想藉对鹰鹰的爱来传讯我对她的爱，因为我只能隔着一千五百里的距离来看这迷人的城，但已不能再去攻占或住入这座迷城里。每一次，在温热的夜晚里，她覆过身子缠在我身上，喘着息说：“鹰鹰已经睡了……”我便觉得黑暗是一种实体，压得我无法透出一口气。“你不要我吗……？”她又问。我但愿那是一场厮杀，就算战血换战血，尸山踏尸山，我都能应付。

有时，我不忍心外面的霜雪催发她在房里的冰冻，想去呵暖她的虚空。可是，我依然无法把我的暖意伸延到她的体内，我为我是一把温热得了自己但温热不了别人的火。我想，我是一种没有颜色的火吧。当火没有了光和热，那么，大概只剩下了绝望吧。

我变得暴躁，像一只冰上的蚂蚁。我还要向着欢艳的人前，假装无憾，装作开心……然后我发现曾花也一样。她也在那么做。我为了这一点心都冻了，因为共同接受的事实才会成为秘密。在宁愿痛苦也不愿逃避和宁愿逃避也不愿痛苦里，我选择了一面痛苦，一面逃避。

我看着曾花逐渐黯淡下去的容颜。

-我能做什么？难道给她一记耳光，然后叫她远远的离开我，或者叫她找个人私奔去？

救钦小佩，也许也是我的一个救赎吧？我知道那女子不怀好意，但或能使曾花从此离开了我，放弃了我，也未尝不是好事。不过这于事何补？难道我真得放得下放弃得了鹰鹰吗？所以，到了第二天，我还是满怀歉意的向曾花认那认不了万分之一的错。曾花只是沉默不语，没有抬头。

我宁愿去决战、去受伤。而不敢去面对曾花那张忧丽的脸。我不要她的艳丽，这是我心里一记狂喊，像我的影子一般夜伏昼出。

直至这样一个晚上-

我被大师父叫去。他手上摆弄着一柄像毒蛇眼睛色泽的匕首，不看我一眼就问：“要是有一人把十道门规犯了四条，你怎么处置？”我吃了一惊，“四条？”心里转念：怎么师门里有这种人！大师父仍然以一种严厉得马上就要开刑堂的肃杀要我回答他的问题。我只有说：“依例处死。”他又问：

“怎么处死法？”我只有按规矩回答：“凌迟。”大师父又注视着我，以一种奇怪的眼神，有点像同情或怜悯的，但肯定不是怀疑。但我不敢问大师父为何要这样问我，我只知道大师父在应该说话的时候就会说出来，而我不应该在不该问的时候发问。

又过了几天，“大孤山派”和“孤山门”的元老在密叙。这次商讨的一定是大事，因为连大师父夏侯楚唱和老师父楚寻魂都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在密议什么，我也无法想象他们讨论的事情竟是连我也不能参与的。

最后，他们把我叫了进去。

我进去的时候，其他的元老都走了，只剩下一对宿敌-大师父夏侯楚唱和老师父楚寻魂。

两位老人都余怒未消，但却又明显地因为我而强抑住怒气。

然后他们就小心翼翼地告诉我，连犯“四戒”着的名字：

战焰焰和高曾花！

我的师弟和我的妻！

“侵人妻女”、“败德丧行”、“勾结私通”、“罔顾常伦”……“四大戒”他们都犯上了！两老已搜集了焰焰和曾花在一起的证据。

我听到的时候身子像逐部分死去，但更焦虑的是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置。他们要我杀了焰焰和曾花，因为姑念：“焰焰年少，而且对孤山一脉立过大功；而高曾花是你的妻子，你劳苦功高，不能不让你自己来收拾这个残局。”

我力言曾花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我而起，我觉得焰焰和她更匹配……大师父冷冷地说：“冲寒，我们明白你的心情，但你无须为他们开脱，反正，他们是死罪难逃了。否则，孤山一脉，也教人贻笑天下。”我想挣得一丝希望强调焰焰和曾花聚在一起，就算有亏节行，但无负大义，不见得就是犯了最忌讳的“勾结私通”，我怕两位师父对我的话嗤之以鼻，不惜援引了一个眼前的例子：“两位师父，你们力主两家弟子不能来往。但你们又共聚一室以商大计，别人又怎么想……？”

没料这话才一出口，老师父已一拍桌子，桌裂为二，他大喝道：“大胆！”大师父也叱道：“竟敢管起师父们的事来！”老师父这才来做好做歹，“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如果你不忍心下手，便由我们派人来执行，那时，只怕他们两人的苦子可更大了……你可记得犯了三条戒律以上的叛徒之处死方法？”

我一听，只能打了一个寒栗。三刀六洞，蜂蚁螫身，火焰土掩，剜眼剖心……大师父不说话，然后把那柄像毒蛇眼睛的匕首交给了我。我接过刀子，犹如给毒蛇噬了一口。

出得了门，就见五角儿和沈戚亲他们迎面而来，用一种太故意装的无事的神情跟我打了个招呼，然后走如密议室里。我甚至听见大师父这样高声的说：“要是戴冲寒今晚动不了手，我们就替他动手。今晚一定要严密监视，不可放过那对奸夫淫妇。”

我怀着那把刀子，像揣了一条毒蛇在怀里。我始终无法使那把匕首温热起来。现在到了这个地步，局面已无法收拾了。我只有收拾了他，还有她。

我在一脚踢开了门的刹那，还没有下得了决心该叫曾花和焰焰赶快逃走、还是我一刀杀了他或他们。

焰焰却如一道狂焰，他向我反扑。

这情状逼得我只好迎战。

我却没料到曾花会突然出手。

向焰焰背后出手。

-当焰焰倒在他自己的血泊中时，我的匕首抖得还不如我的心剧烈-我已不知如何去收拾这个残局。

“但愿我永远不曾知道你的秘密。”我这样对她说。其实我也愿我自己醒在百年之后，可以不必去面对这一刹那的难受。

“我这样做，”她以一种出奇的平静、安详和美丽，去细察和注视，直至确定了焰焰真的已经死了，她才跟我说话：“开始无非是要你伤心刺激。”

她这句话比她说真的爱焰焰还令我伤心。“你走吧-”我向她大力的挥手，但她以一种坚清打断了我的话，以一种凄厉的坚持，说：“我们三人中，他是最无辜的，但我已杀了他，你想我会走吗？”

然后他问我：“你知道焰焰已练成‘神手大劈棺’了吗？”

我不知道。如果不是我心里太难过，为这一点我至少吃一个不小的惊。

“所以我才会向他动手。”高曾花似笑非笑里泛出一丝似傲非傲，“夏侯大师父和楚老师父要你向我们动手的吧？他们连这一点都不告诉你，这居心未免太叵测了……”就在这时候，鹰鹰大概是在一个梦中惊醒吧？他醒了过来，忽然地，像打翻了一杯水似的无可收拾地哭了起来，很快的便从微弱的哭声变成嚎陶大哭。

曾花-我的妻-过去床榻那边，藉着微弱的烛光，在柔声地哄孩子再度酣睡，语音甜的象任何母亲给她孩子的乳水。我看着她微乱的云鬓，粗布的衣裳，这一霎间，我想过去拥抱她，紧紧地拥抱她和孩子。

“请你动手晚一点。”我听到她的语音这样低柔的传来，“等孩子睡着以后，你才动手杀了我好吗？这样才不会让孩子看见他父亲杀死他的娘亲……”

“就为这一点，孩子的爹……”她说，“求你，求你动手晚一点。”

作者附识：小时候，在马来西亚，霹靂州，美罗山城里，听到一首歌，名字就叫“请你动手晚一点”，一直到长大以后，还常常在心里无由地哼起。于是为它设想了一个故事，一种情境，并且用这首歌名为篇名。

(全文完)

人形莲藕

温瑞安武侠短篇系列

为争夺这“人形莲藕”，已经丧命的有六十三人了。

六十三个都是武林高手。

不。

前一句错了。

是六十三名高手里的绝顶高手，武林中的精英人物。

死的人包括了点苍派第一高手“斩崩刀”谢不得，五省十六州第一气功师沙龙，武当俗家第一名手“空无居士”张剑桥，雁荡派不世奇材“一戟

必杀”尚塞，点苍派第一剑手“屠狗剑”牛敦……这些人，任何一人，只要活着，都是不得了的人物。他们叱咤风云，纵横天下，仆从如云，笑傲江湖，一句话可顶一万句，一个人可打一百人。

可惜……都一一死了。

就为了“人形莲藕”。

“人形莲藕”，是武林传说中的至宝，江湖传奇里的神物，据说一千一百一十一年才因各种时机因缘凑合，得现一次，别看它黑忽忽、乌溜溜的一截，但长得却似人形，有眼鼻耳口舌，且长有细茎四枝。一如孩童形状，听说，得到它，是莫大的幸运；吃了它，能有莫大的功力；对着它，可悟人生最高境界，武学至高道理。

最先发现它的是哭笑神君。

——那时，他高兴得大哭大笑，又哭又笑。

但很快地他便哭笑不得了。

因为“赤手绿剑”齐格飞发现他的发现。

齐格飞虽然是哭笑神君的好友，但义不容辞地跟他的好友争夺这件宝物。

而且他终于大义灭亲地杀死他的好友，得到了这件宝物。

——不过，这件“宝物”他也只不过是得到了一阵子。

才一阵子。

他的另一个朋友“大手印”张子湾又发现了齐格飞的发现，两人大打出手。

于是，战斗不住的延续：“苦头陀”梁环中、“刀虫”何脚旺、“海霸王”朱丫南、“小张飞”陈角北……可都过来了，目的都是一样：争夺“人形莲藕”。

于是你争我夺、刀光血影，人，一个个倒下了，死了……

现在只剩下两大高手：

“天马行凶”万宝怒。

“一手遮天”叶利音。

这两个都是最强的人物，最强的高手，最狠的角色。

他们见那么多人死了、倒了、玩完了，心中也不无恐慌，但眼见要跟他们争夺这宝物的人已愈来愈少，到头来只剩他们两人，他们就完全给斗志充溢得狂喜不已：打倒他，杀了他，只要连他也干掉，“人形莲藕”就是自己的了……

格斗最后的结果是：

万宝怒忙着去抢夺“人形莲藕”，叶利音却忙着杀他。分心是大决战中最要命的克星。

所以万宝怒死了。

但他死前却发出了“飞马神刺”。

叶利音中刺负伤。

刺淬毒。

剧毒。

叶利音挣扎爬行，要去把“人形莲藕”握在怀里，可是已力尽、毒发、身亡。

一小段时间后，有两名樵夫，一老一少，上山砍柴回来，却恰好经过

这杀戮战场，看到尸体遍地，自是惊恐：

老的说：“一定是遇上了强梁，真可怜！”

少的说：“我们把他们埋好吧！”

于是，两人挖了个坑，把死掉的武林高手，全埋了进去，却发现了那节“人形莲藕”：

“咦，这是什么东西？”

“这么难看，莲藕不似莲藕，人参不像人参，一定是邪物。”

“既是邪物，也把它埋了吧！”

于是，他们把这“邪物”折成几节，跟那些曾名动天下、叱咤武林的人物，一并儿埋在一家黄土里了。

杀亲

温瑞安武侠文学系列，武侠短篇

他要杀死他的父亲。

他的计划已决意进行。

他的计划命名为“锄暴”。

“锄”是他的行动，“暴”就是他的父亲...

关于前者，会里几个结义兄弟都知道有这一回事，而且会配合行动，至于后一项“目标”，除了他一位心腹了弟白晚之外。天下间就再无人知晓。只有两个人知道。

他必须要这样做。

“老头子”又把他叫了进去，毫不例外的又把他训了一顿。

——老头子是越来越唠叨。

究竟是一个人年纪大了，经验多了，冲劲少了，对事情也婆婆妈妈起来，总是喋喋不休的——还是老头子对他已生疑惧？！

虞永昼自己也忽生疑虑。

随即他又放了心...

——老头子至多是有些个放心他，总不会怀疑他有二心的。

——虎毒不伤儿。

他正是老头子的亲子。

——老头子只有他一个儿子...

想到这一点，他的心立即大定，而且，尽管老头子是老狐狸，也万未料到，对他最虎视眈眈的正是他的亲儿，就算万一...

万一，老头子发现他的密谋——

那也不怕。他想，他现在已是“多老会”里掌握最大实权的人。“多老会”是“七帮八会九联盟”中极为重要的一股势力。而他这几年苦心密谋，影响力早已逾越老头子，大部份会里的兄弟，都以他马首是瞻。

就算老头子知道了又怎样？他可不怕。他只不想予人垢病。也不欲激怒会里的几个长老，而且，任何想继续在江湖上混的人，都不敢沾上这拭父的恶名。

因而他要沉得住气。

——小不忍则乱大谋。

他所谋者大。

所以他更要能隐忍。

隐忍的结果：会里会外。江湖道上的人，在提到他的时候都会竖起拇指叫一声：孝子！

他的表面功夫做得实在好。

有外人在的时候，他对老头子必恭必敬，唯命是从，斟茶倒酒，磨墨备砚，总之老头子不坐他只敢站着，老头子坐下了没吩咐他坐他也只有站着。

然而，他却已是名动江湖的人物。

并且，在“多老会”里，他是总堂主的司职。

他的年纪已不小了，有妻有室有儿有女，对老头子还是“恭敬”如故。

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羡慕虞老头子。

——虞老爷庞大的势力和事业固然可羡，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有这样得力而又孝顺的好儿子。

——人称“金枪不倒”的虞永昼。

不过，在没有旁人的时候，到底虞永昼待他父亲如何，一个人年纪大了，只损害体力，并不损害判断力，老头子一向精明强干，倒是心里有数。

心里有数的是：虞永昼毕竟是他儿子，知子莫若父，老头子一手把他栽植起来，虞永昼有几分做作几分伪饰几分真心，老头子看不出来也猜得出五六分！

不过心里有数归心里有数是一回事。虞永昼毕竟是他的孩子，况且，他在人前待自己至孝，也总比连场面都不充上一充的好。

老头子心里总在想：急什么？反正，我的事业将来是你的，你要我交给你总得要我放心才行。

虞永昼可不是那么想。

老头子看来还很有精神，虽然常常呛咳得不能停止，腰肾也有点坏了，但一年前才纳了第十一位小妾，才不过在三个月前，“孤寒盟”的盟主“一毛不拔”蔡戈汉想并吞“多老会”，派了三名杀手去杀他，结果，一名被老头子生生踢死，一名被老头子一声狮子吼震成了白痴，另外一名，还给老头子硬生生撕成两半。

看来，老头子还龙精虎猛，三五年里，恐怕还死不去。

虞永昼可不能等。

他也不想再等下去。

——谁知道老头子什么时候才死！

因为老头子还在，所以他一切都不能尽情：他想立威，把“多老会”的“望、闻、问、切”四大长老消权撤职，老头子偏就是念旧不肯。他要立功，意图进攻“孤寒盟”，老头子又说为了“七帮八会九联盟”的大局，定不肯发动攻击，他曾力图立言，改会规，把“多老会”变成“七帮八会九联盟”里最有组织力的一个派系，但老头子说什么旧规不可废。新矩不可立，一概延宕不理。他欲立德，大力举荐“多老会”第三代高手，取代老一辈人物，老头子自然不赞成。连他想娶青楼名妓步小漩，老头子也大加反对，反而不许他对“生癖帮”帮主的女儿盛小牙始乱终弃，逼他迎娶了他只是一时贪欢结下孽缘，但毫无感情的盛小牙。

为这件事，虞永昼表面上不敢说什么，暗地里却把老头子恨之入骨。

——不是因为老头子，他才不会娶盛小牙！

——他才不会娶一个自己根本不爱的女人！

只不过，当这个女人已为他生了孩子、建立了小家庭，而且把“生癖帮”的势力成为拥护他在“多老会”中的实力之后，虞永昼心里已感受得到，老头子的决定，是十分有远见的。

可是他仍一样的恨老头子。

“多老会”里的“望，闻。问。切”四大长老，尸位素餐，倚老卖老，老是对自己争权和革新有诸多阻挠，这四人要是一大不除，自己的地位，绝不会巩固，日后想要大展拳脚，只怕也不能如愿。

至于不先毁灭“孤寒盟”，“孤寒盟”，就必定会对“多老会”下手，是谓“先下手为强”，管他什么江湖道义！对于这一点，虞永昼认为老头子不但古板，简直迂腐！

“多老会”的帮规要是不改，很多规律就无法雷厉风行，“多老会”原本是“七帮八会九联盟”里“资格最老”的派系，声强势壮，但近日来却已被帮会盟友超越，“老规矩”已不合“新形势”，会规再要是不变，可不行了！

“多老会”的第三代高手，多跟他有密切关系，上一代的人要是不撤换，这一代的人就上不去，也就是说，接近权力中心，他的手下始终不够分量，只有白晚等几人勉强挤了上去，这也等于说明了：他在会中还不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至多不过是要雨得风。要风得雨而已。

——这在一般人来说，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梦寐以求，求之不得的事，但在虞永昼而言，他只差一步便可登了天，没有理由就此心满意足，不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

迎娶盛小牙的事，他虽不情不愿，但娶了盛小牙，虞永昼间接得到“生癖帮”的支持，声势大增，不过，只有虞永昼心知肚明，他不欲娶盛小牙为妻的事，只有老头子知道。

他那时只想娶步小旋。

老头子大力反对。

老头子认为虞永昼如果那样做，“生癖帮”的人绝不会放过他，虞永昼树此强仇，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虞永昼当时执意不允，老头子几乎是把他绑住了才能“押”他去拜堂的，当时老头子对他下了“决绝令”：“你要是不娶盛姑娘，我这儿的一切家当，都跟你无关！”

虞永昼可以说是为了这句话才忍辱负重的。

等到虞永昼娶了盛小牙，发现盛小牙果真是他事业上的强助之后，他又开始担心一件事：

当年他不想娶盛小牙的事，只有老头子和白晚一清二楚。

白晚是他的心腹，自不会说出去。

但老头子可不同了。

老头子有分量。

他说的话，别人一定会信。

就算盛小牙也不会置疑。

假使有一天，老头子忽然对他生疑，把当年他“避婚”的事说给盛小牙听了，他的局面可不好扳：既在“多老会”失势，又得不到“生癖帮”的支持，难道他还可以独力回天不成？

——不行，这始终是他心头上的一块大石。

而这块“大石”的阴影越来越扩大了。

尤其在最近，老头子人老心不老，娶了婢女小帽。

小帽其实早已跟他有染。

想到那晚，他借着七分的酒意，故意摸错进了小帽的房里。对她用强，那种恣肆，激欲的滋味，他还是引为平生一快，念念不忘。

之后，他还常溜到小帽的房间里去，小帽半推半就，最终总是委婉相承。

小帽很温驯。

他把许多心事都向小帽倾吐——包括对老头子的种种不满。

没想到，小帽竟会嫁给老头子，这还是“望、闻、问、切”作的主，说什么：“根据命理，老爷子的命盛极桃花，总要应了风流彩杖之命，对官禄权位更有助力，敝会正值发扬光大之际。老爷于若再添香报喜，诚‘多老会’上下之福也。”就这样，老头子就迎娶了小帽。

——这还得了！

小帽迟早都会把自己的事情，尽告予老头子知道。虞永昼接触过不少女人，他知道女人眼实口疏，藏不住秘密。杀了小帽，他又不忍心，不舍得，要杀，惟有……

为了要让盛小牙不会太相信老头子，虞永昼已在她面前说了老头子不少坏话，以防老头子有一日对自己发动攻击时，盛小牙不会成为敌人的支持者。

可是，要是小帽向老头子说了自己的事，事情一旦闹开来，小牙又知道他和小帽的关系，这……

在虞永昼心里，逐渐的，“杀人灭口”比“杀人夺位”还切要了。

在权位上，老头子若不早些撒手，日后，就算他死了，大权仍牢牢的握在老人们的手上，他总不能逐一的等待这些老人家们死光了才掌权吧？

在私情上，便更感觉得到他的一切，都掌握在老头子手里，如果老头子有一天忽然六亲不认，要把自己毁掉，那只是易如反掌的事。

不行。

他可不能这样“全面挨打”。

全要“先下手为强”。

杀了老头子。

可是，该怎么下手呢？

——在江湖上的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斗争里，要杀死一个人，似乎是轻而易举而且理所当然的事。

不过，这回要杀的，是“多老会”的老当家虞厉之！

——何况，这人还是他的父亲……

当然，这种事，不方便（也不能）找旁人商量。

除了一个人。

白晚。

白晚比他年轻十二岁，是他一手培植出来的心腹兄弟。

白晚很能干，能干得成了“白晚”。

白晚当然姓“白”，名字本来不叫做“晚”，但因为他太干练了，办事都能上察主意，下知人心，办事不但快，而且好，总能在千头万绪中一下子

把握住重点，准确。有效而又事不成不认功，所以永不会发生“功高震主”的情形——因为他的“功”全给“上头”和“下层”认去了。

白晚年轻。英俊。能隐忍，还文武双全。

像他这种人才，“多老会”里绝对不多。

就算在江湖上、武林中，也一样没几个。

？几 c

——无论在哪里，都需要人才。

——白晚这种人才！

——在“多老会”里，欲图壮大，对人才求之若渴。

所以白晚忙极了，由白天，忙到晚上，从晚上，又忙到白天。

人说只要虞永昼在，就是“永远的白天”，这当然是支持他的一伙人对虞永昼个人形象的“颂赞”。

“白晚”在，却成了“白天晚上”，白天要有他，晚上也一样要有他，无论是白天或晚上，都不能没有了他。

所以人人都叫他“白晚”。

由此可见，白晚的能力和重要程度。

虞永昼一各都很器重白晚。

他扶植他起来。

他为他挡掉一切阻力，除掉一切障碍。

他要白晚成为他的心腹。

他当白晚是兄弟。

——当然，他的目的也许不过是为了：要白晚为他卖命；不过话说回来，他也一样维护白晚的地位和利益：这一种互相的授受，越发使他俩“同一阵线”。

他成功，白晚也一样成功。

白晚得利，他亦有利。

白晚跟他，就在同一条船上：谁也不愿见那船沉没，故尔遇上风吹雨打的时候，他们都互相依赖，共同抵御。

所以，“锄暴”的秘密，别人不可得悉，虞永昼却敢向白晚透露。

因为他需要白晚的相助。

白晚不但相助，而且还主动献计。反复研讨，毅然执行。

执行“锄暴计划”。

——虞永昼的“拭父夺权”大计。

白晚召来了几名心腹手下，其中包括了会里年轻一代的几名好手，“三八病夫”蔡绝。

“风水轮”张壹圆。“口是”庄独钟、“心非”杨独错，“龙飞凤舞”宋小鸡。“大彻大悟”曾今觉等人。

这些人，元疑己是“多老会”中第三代高手中的高手。

他们只对虞永昼和白晚效忠。

——要成功顺利地除掉老头子，就必须要有帮手。

——这些人就是帮手。

——强而有力的帮手。

“锄暴”就在老头子跟“孤寒盟”秘密展开的和谈上。

“孤寒盟”的盟主蔡戈汉当然没有亲自出动。按照“七帮八会九联盟”

的位份，“盟”大于“会”，江湖地位也似是高人一等，所以蔡戈汉只派了副盟主“逐日天王”秦向阳来。

“望。闻。问。切”四大长老，总有二人朝夕不离，一直维护着老头子，这回来的是司空望和司徒闻两人。

秦向阳当然也不是单刀赴会。

他也带了盟里三个高手前来。

他们约好在两派势力都不涉及，但由“生癖帮”纵控的“赐儿岩”上会聚，商讨和谈大计。

本来，这次彼此都真有和谈的诚意的。

“孤寒盟”因行事太过冷酷无情之故，使得“万劫盟”和“猛鬼帮”联手，要对付“孤寒盟”，“孤寒盟”不欲树敌太多，只好跟“多老会”化干戈为玉帛，暂时谈和。

“多老会”则一向不欲与“孤寒盟”为敌。

这场眼看可以“一笑泯恩仇”的和谈，终究还是破灭了。

因为虞永昼派出了白晚，白晚“冒死”通报秦向阳：这次“和谈”的目的，是老头子意欲先除掉“孤寒盟”里的几名强敌。

秦向阳得悉此讯，已没有了退路。

因为他发觉“生癖帮”已蠢蠢欲动，他们要是即退，恐怕也难以全身。

秦向阳性子一向刚烈，否则也不会被称为“逐日天王”，何况，他一向自恃轻功极佳，万一不敌，要独自撤退不算太难。

所以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不动声色，与老头子在“赐儿亭”里谈判，说到一半，他对老头子神态自若的定力，已不得不由衷地佩服。

——越是佩服，便越是心虚。

——越是心虚，就越要壮胆。

为了壮胆，只有出手。

出手定生死。

秦向阳和盟里带来谈判的三名高手，一齐向虞老头子猛下杀手！

虞老头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司徒离和司空望也一起动手，一边痛骂“孤寒盟”的人不守信约，不顾江湖道义，那九名“多老会”里年轻一代的高手，也加入战团，出手围攻，但都未尽全力。

厮杀的结果：两名长老在剧战中身亡，“孤寒盟”的三名高手元一幸免，秦向阳杀了曾今觉后，图施展轻功，眼看可以逃脱，不意却让白晚近了身，给他一记“天外天”劈在脑后，登时了账！

老头子惊魂未定，痛失两位长老，可是他并未因悲痛而失却精明，向庄独钟、杨独错，宋小鸡，蔡绝，张壹圆等人厉声问：“你们刚才为何未尽全力？”

老头子的威望，会里无人不敬之畏之，一时相顾变色，白晚向虞永昼一使眼色，虞永昼会意，踏前一步，低声道：“爹，还有更强大的敌人未死，他们得要保全实力。”

老头子奇道：“更大的强敌，是……”

话未说完，虞永昼的“擎天金枪”，已全扎入了老头子的肚子里，再自脊梁里冒出一截枪尖来。

老头子惨嚎，悲吼道：“你……你杀我！”

虞永昼退后几步，道“我不是已经杀了吗？”

老头子咆哮道：“我是你的父亲……”

虞永昼面无表情的道：“那又怎样？”

白晚加了一掌“天外天”，把老头子劈倒，向虞永昼道：“斩草要除根。”

虞永昼这才舒了一口气：“虞老爷子当然是‘孤寒盟’的人杀的，大家要替先父报仇，当然去找蔡戈汉。”

白晚道：“对了，可是……”

虞永昼问：“还有什么问题？”

白晚徐徐的道：“如果虞老爷子和虞大少爷全都遭了‘孤寒盟’的毒手，你要是身为‘多老会’的一员、会不会再听保守怕事的长老所言，受他们管制，对敌人仍一味只守不攻？”

虞永昼一怔，就在这时，那一干“多老会”年轻一代的好手，全部对他动了手。

虞永昼在一刹那间身负重伤，虽伤了多处，不过他也一出手就杀了杨独错。

然后他走。

逃走。

白晚力追。

就在这时，一人出现了。

正是他的妻子盛小牙。

虞永昼一见盛小牙，心头狂喜，以为有救：心想这是“生癖帮”的势力范围，不容白晚逞凶。

不料，盛小牙的“同心剪”，不向追兵招呼，却一剪拥入了他的小腹里。

虞永昼痛入心肺，倒下，在自己的血泊中。

但他还没有断气。

他还看得见盛小牙和白晚眉目之间极其暧昧的表情。

他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他明白这种表情。

——他跟小帽也曾有过这种表情。

他还听到白晚向那一群“心腹”沉重的说：“他虽然是我的拜把子兄弟，但他胆敢弑父，一个人要是不能善待他的双亲，也必定不会善待他的兄弟，我们多老会耻有他这样的人物，所以我要除掉他……”

那些“多老会”的第三代精英，全是神色凝重，唯唯诺诺。

虞永昼想笑。

他想大笑。

他还想说：一个人若不能善待他的父母，固不会善待他的兄弟；可是一个人要是不能善待他的兄弟，也不可能会善待他的手下……

——总有一天，他也会……

可是他太痛了。

他笑不出。

白晚一面说着：“斩草不除根，风吹……”一面已逼了近来。

他虽然笑不出可是还是很想笑。

因为他知道这样杀下去的结果。

